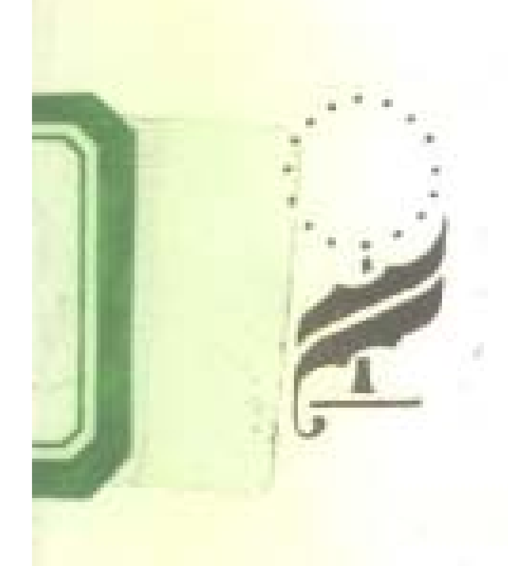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是机器

〔法〕拉·梅特里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 是 机 器

〔法〕拉·梅特里著

顾 寿 观 译

王 太 庆 校





商 務 印 書 館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　是　机　器

〔法〕拉·梅特里 著

顾寿观译　王太庆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38-8/B·155

1959 年 9 月新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字数 51 千

印数 12 000 册　　印张 2 3/8 插页 4

定价：4.20 元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L'HOMME MACHINE
É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1

根据法国巴黎波沙尔德出版局 1921 年版译出

译者说明

本书的翻译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的。正文由顾寿观译出；“出版者的声明”和“献辞”由王太庆译出。我们在译校过程中曾经参考过 G. C. Bussey 的英译本（1912 年芝加哥版）和 M. Tisserand 所编《拉·梅特里文选》（1954 年巴黎社会出版社《人民古典丛书》版）中的说明和注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出版者的声明[1]

大家也許会覺得很驚訝，我居然敢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一本像这样大胆的書上。假如我不是相信一切圖謀顚复宗教的企圖都危害不了宗教，假如我能够相信另一位出版家不会心甘情願地去做我自己憑着良心加以拒絕的事情的話，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如果小心謹慎，就最好不要給那些心智薄弱的人任何受引誘的机会。可是就假定心智薄弱的人会受引誘，我把这本書讀了一下，覺得也根本用不着为他們担憂。为什么要这样誠惶誠恐地去禁止那些違反神聖观念和宗教观念的言論呢？这样做豈不是反而使人相信自己会**受誘惑**？豈不是証明人們一开始怀疑，信心就立刻消失，因而宗教也就立刻永別了！如果我們害怕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又有什么办法，什么希望來懾服他們呢？如果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輕率地斥責他們的行为，而不去考查一下，看看这些行为是否应該受到它們自己的那种思想方式的斥責，又怎样能够把那些人引回正路呢？

这样一种做法反而对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有利；他們譏笑宗教，說我們的無知要使我們不能与哲学相調和：他們在他們的壁壘里高唱凱歌，說我們的战斗方法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不可战勝的。如

---

[1] 这声明是 1748 年作者匿名發表的原版上的。——譯者

果宗教沒有勝利，那是由于那些保衛宗教的低劣作家們的錯誤。讓优秀的作家們拿起筆來，讓他們好好地武裝起來，讓神学对一个这样脆弱的敌手占上風吧。我把無神論者比作那些意圖攀登上天的巨人，他們將永远具有同样的命运。

我認为应当把这些話放在这本小册子的卷首，以預防一切顧慮。駁斥我所印出來的东西对于我是不相宜的，甚至对这本書里的議論表示我的意見也不妥当。內行的人会很容易地看出，这只是由于我們在企圖解釋心灵与身体的結合时总要發生一些困难。如果作者所得出的那些結論是有危害性的，但願大家記得那些結論只是以一个假設为基礎。难道还用得着再去摧毀它們嗎？假如允許我設想自己所不相信的事的話，就算这結論很难推翻，那也只不过是得到一个較好的机会出出風头罢了。打毫無危險的仗，战勝了也不光荣。

这位我根本不認識的作者从柏林給我寄來他的著作，他只是請求我寄六册样本到阿尔讓斯侯爵先生的住址去。顯然这只能說是他不願讓人知道，因为我深信这个地址本身只不过是开玩笑的。

献　給

葛廷根大学医学教授

哈勒尔先生㊀

这里并不是一篇献辞；您比我所能加給您的一切頌揚都要高得多；如果这是一篇学院文章，我就覺得沒有更無益、更無味的了。这并不是一篇說明，叙述着我用來重新提出一个屢經討論的陈旧問題的新方法。您至少可以發現它具有这种价值，您此外也可以評判您的学生和朋友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我要說的是我寫这部作品的愉快；我呈献給您的是我本人，而不是我的書，为的是自己弄明白这种崇高的研究欲的性質。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如此。有些著作家自己沒有什么可說的，为了补偿他們的想像力的枯燥，便拿出一篇根本就沒有想像力的文章來：我將不会是第一个这样的人。請告訴我，阿波罗㊁的双倍的兒子，著名的瑞士人，近代的弗拉卡斯托㊂，既善于認識自然，又善于測度自然的您，既要感受自然，更要說明自然的您，身为博学的医师，更是偉大詩人的您，請告訴我：要靠哪些魅力，研究才能把鐘点化为頃刻？这些迥异

㊀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瑞士人，医生，植物学家兼解剖学家。——譯者

㊁ Apollon，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被認为是最智慧的。——譯者

㊂ Girolamo Fracastoro (1483—1553)，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兼詩人。——譯者

于庸俗快乐的精神快乐，它們的本性是什么？……讀了您的那些迷人的詩，我自己太感动了，簡直無法說出它們所給我的鼓舞。人，从这个观点去看，是与我心目中的对象毫無阻隔的。

官能的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可爱和可親，也不管一个青年法國医生的那枝看來既知恩又优雅的筆給它作了多少贊頌，它只有一种唯一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它的坟墓。如果極度的快乐不致于把官能的欲望一下殺死的話，它也应当要有一定的时間來复活。精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眞理，便愈加發現眞理的迷人。不但眞理的享受可以增進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始尋求享受，就当下得到享受了。人們享受了很久，然而却覚得比閃电还快。假如說像精神高于肉体那样，精神欲望高于肉体欲望，那难道还用得着驚奇？精神豈不是第一个官能，并且是一切感覚的匯合？一切感覚豈不是都以精神为归宿，就像光綫都以發光的中心为归宿一样？所以我們不必再追問，一顆由热爱眞理而燃燒起來的心，究竟是靠哪些無敌的魅力，可以說一下子就轉入了一个最美的世界，在那里享受天神才配享有的快乐。在自然界的一切吸引力中，那最强烈的吸引力，至少对于我，就像对于您一样，親爱的哈勒尔，就是哲学的吸引力。还有比为理性和智慧引入哲学的殿堂更光荣的事嗎！还有比掌握自己的一切精神更愉快的勝利嗎！

我們來檢視一番庸俗心灵所不知道的这些快乐的全部对象吧。它們究竟沒有哪种美，沒有哪种宏偉呢？时間，空間，無限，大地，海洋，天宇，一切元素，一切科学，一切藝術，都是这种欲望的对象。精神的欲望在世界的范圍內是太局促了，它能想像一百万个世界。整个自然界是它的食粮，想像力是它的勝利。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細节吧。

使深知醉心的快乐的人們滿足的，有时是詩或画，有时是音乐或建筑，歌，舞等等。看看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的黛尔葩（畢戎㊀的妻子）吧，她一会兒蒼白，一会兒緋紅，她看到勒貝尔时循規蹈矩，看到伊菲格妮时柔腸寸断，看到罗蘭时怒髮冲冠。乐隊給人的每一个印象都表現在她的面容上，就像表現在画面上一样。她的兩眼时而温柔，时而狂喜，大笑，或者做出一个勇敢战士的英姿。人們把她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她根本不是精神錯乱，有的只是一种感受快乐的顚狂。她只是为千百种我所感受不到的美所感动。

伏尔泰对他的美洛普㊁不能不流泪；这是因为他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和女演員的价值。您讀过他的著作，很可惜他沒有能够讀您的著作。在誰的手里，在誰的記憶里沒有这些著作呢？有什么人的心会硬到不为这些著作所感动呢！他的一切審美观念怎样会不为人所接受呢？他是激动地說出这些观念的。

听一位偉大的画家談繪画吧，我是在过去讀理查孙㊂的序文时注意到的。有什么贊辞他沒有加給繪画？他崇拜繪画的藝術，把它放在一切之上，他几乎怀疑到如果沒有繪画，人們是否还能有幸福。他是多么为他的职業所迷啊！

在讀希臘、英國、法國的悲剧詩人的一些美好的台詞时，或者在讀某些哲学著作时，誰沒有領略过与斯卡利杰㊃或馬尔布朗希

㊀ Piron (1689—1773)，与拉·梅特里同时的法國詩人。——譯者

㊁ Mérope，伏尔泰戲剧中的主角。——譯者

㊂ Jonathan Richardson (1665—1745)，著名的英國画家，著有“画論”。——译者

㊃ Scaliger (1484—1558)，意大利博学的語文学家兼医生。——譯者

神父同样的激动呢？达西叶夫人㊀从來沒有考慮过她丈夫給她的期許，她的發現却多上百倍。如果我們領略到翻譯或發揮別人思想的一种兴奋，那么，我們自己思想时又將如何？由欣賞自然和研究眞理而發生那些观念，是怎样產生，怎样造成的呢？心灵憑借着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孳生繁衍：它把一个观念联結到另一个同类的迹象上，为了使它們相类似，以及为了使它們結合起來，于是便誕生出第三个观念。怎样描繪这种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呢？观摩自然的產物吧。自然的齐一性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產物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的。

官能的快乐如果不善加節制，便要丧失它的全部活力，不再成为快乐。精神的快乐在某一点上是与官能的快乐相类似的。应当讓它暫时中止，才能使它敏銳。总之，研究是会使人心醉神迷的，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允許我这样說的話，我說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的發生，是由于精神忘其所以地醉心于夺其心魄的对象，以致有如擺脫了自己的軀壳和周圍的一切，整个投入它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感受的力量，它什么都感覚不到了。追求眞理和發現眞理时所尝到的快乐就是这样。估量一下阿基米德心醉神迷时眞理的魅力吧，您知道这种力量是要了他的命的。

尽管別的人投身于人群之中，以免認識自己或者怨恨自己，明哲之士則避开大世界而尋求孤独。为什么他只是孤芳自賞，而不乐于与儕輩相处呢？这是因为他的心灵是一面忠实的鏡子，他的正当的自爱認为在这面鏡子里照看自己是有益的。一个人是正直

㊀ André Dacier (1651—1722)，法國語文学家，他的夫人 Anne Lefebvre (1654—1720) 是杰出的希臘拉丁学者，以翻譯“伊利亞德”和“奧德賽”著名。——譯者

的，就根本用不着害怕認識自己，只要自爱不包藏那种自鳴得意的危險。

一个人从天上往地下看，别人就都变得渺小不足道了，最宏偉的宫殿就都变成了草棚，千軍万馬就顯得像一群为了一粒谷而拚命打架的螞蟻——在一位像您这样明哲的人看來，万事万物就是这样。您看見人們的那些無謂的騷动就付之一笑，他們的人数虽然多到大地难容，却是無緣無故地挤來挤去，他們誰也不称心，乃是当然的事。

頗普㊀在他的“論人”那本書里表現的真是高明！王公大人們在他面前是多么渺小。您啊，与其說是我的老师，不如說是我的朋友，您从自然得到的才智同您所瞧不起的那个人是一样多，負心人啊，您是不配在科学中出人头地的：您教我像那位大詩人那样，將帝王們鄭重其事地搞的那些不值一文的玩意付之一笑，这毋寧說是教我对它們嘆一口气。我的福气是您那里來的。不，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書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他周圍环繞着一些啞巴朋友，然而他們却向他說尽了他想听的話。但願上帝不要剝夺我的需要和健康，这就是我向他要求的一切。有了健康，我就会不厭地喜爱生命。有了需要，我的愉快的精神就会不断地鑽研智慧。

是的，研究是任何年龄，任何地点，任何季节，任何时刻都可以得到的一种快乐。西塞罗对哪个有成功的研究經驗的人沒有妒嫉过？这种快乐使年輕时的娛乐减輕了猛烈的肉欲成分；为了充分享受这种快乐，我有一个时候曾经强迫过自己放弃爱情。爱情对

㊀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譯者

于一个明哲的人并不造成任何恐怖，它是善于使兩个人結合，使兩个人互相尊重的。遮蔽它的理解力的烏云并不使它懈怠；烏云只是指点出应当用什么补救的办法來使烏云消散。当然太陽是不会很快地使大气中的云層离去的。

在老年，在兩鬢成霜的年齡，人們已經与青年时代不同，不能給人別的快乐，也不能取得別的快乐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比讀書和沉思更好的办法！有一天，有个怀着虛荣心开始感到了做作家的快乐的人向我說：成天看見在自己的眼前，在自己的手里有一部可以使后世的人以及当代的人喜悅的著作在成長和形成，是多么快乐！我願意把我的生命消磨在往來于自己的家与出版者的家之間。他說得不对嗎？当受到贊揚的时候，有哪个慈爱的母親比生了一个可爱的兒子更喜悅？

为什么要这样誇耀研究的快乐呢？誰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帶別种好处所附帶的厭倦不安的好处？誰不知道这是一个無尽的宝藏，是一种最可靠的慰借，可以抵消那种与我們行坐不离，形影相隨的剧烈痛苦？打碎了自己一切偏見的鎖鏈的人是幸福的！只有这种人才能完全純粹地尝到这种快乐嗎？只有这种人才能享受这种精神上甜蜜的恬靜，才能享受一个勇敢而無野心的心灵的極度愉悅。这种愉悅乃是幸福之父，如果它不就是幸福的話。

讓我们停一会兒，把花朵投擲到由明諾娃和你給戴上了不朽的常春藤冠的那些人的道路上吧。花神在这里邀請您和林奈⊖一道从新的小徑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冰峰，以便在那里观賞另一座雪山下一个由自然的双手种植的花圜：这个花園从前乃是这位瑞典

⊖ Linné (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分类学的創始人。——譯者

教授承袭的全部遗产。从那里你再下山走进这些花圃，花圃中的花草正在等待他整理出一个次序来，因为这些花草顯得是被忽视到如今了。

在那里我看到了莫伯都依㊀这个法國的光荣，可是另外一个国家才配享受这个光荣。他离开了一个朋友的餐桌，这位朋友乃是最伟大的國王。他到哪里去？到自然議会去，牛頓在那里等他。

对于化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解剖学家等等，我将说些什么呢？这些人的考察死人的乐趣，几乎与我們使死人复活的乐趣一样大。

然而一切都要讓位于治病的偉大藝術。有人在我面前說过，医生是唯一無愧于祖國的哲学家。医生好像是在生命的暴風雨中的海伦的兄弟㊁。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他只要看一眼，就使血脉平静，就使一个激动的心灵泰然，就使可憐的凡夫們心中甜蜜的希望复活了。他宣告生和死，就像天文学家預报日蝕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照耀自己的火炬。可是，如果精神乐于發現那些指导它的规则的话，当事实证明了它的大胆是正确的时候，是多么大的胜利啊！——这种可喜的經驗是您天天有的。

所以科学的第一种功用就是鑽研科学；这已經是一种真正的、坚实的好处。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擺脫虛荣心的人更加幸福。您还在幼年的时候，智慧的双手就已经把您引向令人向往的目的了，可是有多

㊀ Maupertuis (1698—1759)，法國几何学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第二的宾客，曾任普魯士科学院院長。拉·梅特里自己也作过腓特烈第二的宾客。——译者

㊁ Hélène，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美女，幼时为雅典的提修斯所擄，她的兄弟卡斯托和波里克开斯把她救出來。——譯者

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見的重荷压得弯腰駝背，比被时間压得还要厉害，看起來什么都学过了，却單單沒有学会思想。研究眞理的珍貴科学，在学者中間高于一切，然而这种科学至少已經成为一切其他科学的成果了。我从童年起專心研究的，就是这門唯一的科学。請您評判一下吧，先生，但願我的友情的这件礼物永远为您的友情所眷爱。

人是机器

那是不是最高本体的光芒，

　　人們把它描繪得如此輝煌？

那是不是聖灵保存在我們身上？

精神与我們的官能同生同長，同样萎黃：

　　哎呀！它一样要死亡。

——伏尔泰



一个明智的人，僅僅自己研究自然和眞理是不够的，他应該敢于把眞理說出來，帮助少数願意思想并且能够思想的人；因为其余甘心作偏見的奴隸的人，要他們接近眞理，原來不比要蝦蟆飛上天更容易。

我把哲学家們論述人类心灵的体系归結为兩类，第一类，也是最古老的一类，是唯物論的体系；第二类是唯灵論的体系。

有些形而上学家們曾經暗示过，說物質也很可能具有思想的能力。不能說他們辱沒了他們的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他們有这样一个好处（因为在这里这要算一个好处）：含糊其辞。其实，問物質能不能思想，而除了把物質当作物質本身以外，不作任何别的考慮，这就等于是問物質能不能报告鐘点时間。可以預見，我們是要避开这个暗礁的，洛克先生不幸正就是复滅在这塊暗礁上。

萊布尼茲主义者們，以他們的所謂單子建立了一个誰也不懂的假定。与其說他們物質化了心灵，不如說他們把物質心灵化了。一个存在，如果說它的性質是我們所絕对不知道的，試問我們怎么样給它下定义呢？

笛卡尔以及所有的笛卡尔主义者們（人們把馬尔布朗希派也算作笛卡尔主义者是很久的事了），也犯了同样的錯誤。他們認为人身上有兩种不同的实体，就好像他們親眼看見，并且曾經好好数

过一下似的。

那些最明智不过的人是这样説的：只有憑着信仰的光輝，心灵才能認識自己；但是，以理性动物的資格，他們相信可以为自己保留一种权利，來考察聖經上説到人的心灵时所用的精神这兩个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并且，如果説在他們的研究里，在这一点上他們和神学家們是不一致的，在所有的其他点上，神学家們自己之間意見难道就更一致些嗎？

用很少几句話來概括他們的一切思想結果，就是：

如果有一个上帝，那末，他就既是自然的創造者，也是启示的創造者；他給了我們一个來解釋另一个；他又給了我們理性來使这兩者一致起來。

不信任我們从生命体中所能汲取來的各种知識，这就等于視自然和启示为兩个互相敌对互相破坏的对立物，因此便胆敢主張这一种謬論：認为上帝在他的各种不同的作品里自相矛盾，并且欺騙我們。

所以，如果有一种启示，它就不能是和自然相矛盾的。只有依靠自然，我們才能明了福音書里那些話語的意义，只有經驗才是福音書的眞正的解釋者。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釋家們直到現在只是把眞理愈搞愈糊塗而已。这一点我們且拿“自然景象”㊀这本書的作者为例，也就可以想見一般了。在談到洛克先生的时候，他説道：“眞眞令人吃驚，一个把我們的心灵貶抑到認为是一个塵土的心灵的人，竟敢把理性当作信仰的各种神秘經驗的法官和最高裁判者；”他接着説，“因为，如果你要去听从理性，那你把基督教就不

㊀ 即修道院長布吕希（Abbé Noel Antoine Pluche, 1688—1762），他硬説各种自然景象是由創世主的智慧和善意而來的。——譯者

知道会想成什么东西了。"

且不說这些思想对于闡明信仰絲毫沒有帮助，并且它对于那些相信有能力解釋聖經的人所用的方法所提出來的是这样一些極無意义的反对，使我覺得化时間去駁斥它几乎都是可耻的。

首先，理性的优越并不在于一个大而空洞的名詞(非物質性)，而在于它的力量，它的廣大的应用和它的洞徹的理解力。因此一个塵土的心灵，如果它在無数难以把握的概念中間，一眼便看出了它們的关系和次序，顯然这个塵土的心灵比一个任憑用什么最貴重的材料拼起來的但是蠢笨的心灵要好得多。像普林尼㊀那样，对我們出身的微賤感到羞耻，那就不算是什么哲学家了。看起來是低微的东西，在这里却是最可貴的；为了这样的东西，看样子自然却是化費过最大的心机和最大的努力的。但是既然对人說來，并不因为他的起源低微——就算是他的起源再低十倍吧——便因之不是一切存在中最完美的存在，那么管他的心灵是个什么起源呢，如果这个心灵是純潔的，高尙的，崇高的，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心灵，它就使任何賦有它的人都很可敬。

至于布呂希先生的第二种推論方式，我覺得即使在他自己那个有点近乎偏执的体系里，也是很有毛病的；因为如果我們認为信仰与最清楚的原則、最無可爭辯的眞理是相反的，那么，为了尊敬我們的啓示和啓示的創造主的荣譽起見，必須讓我們相信：这个想法是错誤的，我們对于福音書的話語的意义还是一竅不通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論自然和啓示全都是幻覚；或者是只有經驗能够解釋信仰。难道还有比这位作者的看法更可笑的么？

㊀ 指罗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ius Major)，他在所著的"自然史"中說人是無力的，連禽獸都不如。——譯者

我彷彿听見一位逍遙学派㊀的人說:“絕对不能相信托里采利的經驗，因为如果我們相信了它，如果我們取消了‘自然怕眞空’的說法，那我們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議的哲学呢?”

我已經指出布呂希先生的推論錯誤到多么嚴重的程度㊁，这首先是为了証明:如果有一种啓示，像一切害怕理性的人所要求的那样，僅僅依靠教会的权威而不用任何理性的檢驗，那是根本沒有充分証明的；其次是为了保衛願意走我为他們开辟的道路的人所用的那种方法，即用每个人得之于自然的光明，來解釋那些超自然的、本身不可理解的东西。

因此在这里指導我們的只有經驗和观察。在那些曾是哲学家的医生們的記錄里，处处都是經驗和观察，但是那些不曾做过医生的哲学家們，却一点經驗和观察都沒有。前者打着火把走遍了、照亮了人身这座迷宮；只有他們才为我們揭开了那些隱藏在層層幃幕之下的机括，这些幃幕遮蔽了为我們所看不到的無数奇迹。只有他們靜靜地窺視着我們的心灵，曾經千百次地，不論是在它畏葸的时候，或是正遇上它慷慨偉大的时候，突然抓住了它，既不因前一种情况而更輕視它，也不因后一种情况而更誇獎它。再說一次：只有这些医生們在这里才有發言权。至于其他的那些人們，尤其是神学家們，能够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听他們恬不知耻地决定一个他們根本沒有能力認識的問題，豈不很可笑么？相反地，他們的那些晦澀的学問正好歪曲了这个問題，这些学問把他們引導到千百种偏見上去，总而言之，把他們引導到宗教狂热上去，这就更加重了他們对于人体机械作用的徹底無知。

㊀ 即亚里士多德的門徒。——譯者

㊁ 顯然他是犯了丐詞的錯誤。

但是即使我們已經选擇了最好的向導，我們还会發現在这条道路上荆棘和障碍是叢生着的。

人是一架如此复雜的机器，要想一开始便对它有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开始便想給它下一个定义，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这个緣故，那些最大的哲学家們*先天地*，也就是說想借助于精神的羽翼做出來的研究，結果証明都是枉費心机。因此除了*后天地*，是別無办法可想的；也就是說，只有設法，或者說，通过从人体的器官把心灵解剖分析出來，这样我們才有可能——我不說这样便無可爭辯地發現了人性本身，但至少是——在这个問題上接近最大程度的或然性。

因此，我們且拿起經驗这根指路杖，把歷來哲学家們的空談都扔在一边吧。既是一个瞎子，又相信用不着这根指路杖的，那眞是瞎到底了。有一个近代人說，只有虛荣心才使人不能从第二等的原因里得到如同从第一等的原因[1]里得到的同样的益处。这位先生說得也眞是有道理！是的，人們可以甚至也应該从那些眞正百無一用的煌煌巨著去贊美所有一切这些了不起的天才們，去贊美这些笛卡尔們，馬尔布朗希們，萊布尼茲們和沃尔夫[2]們……等等；但是我請問从他們那些深奧的玄想里，从他們的一切作品里，我們究竟得到了什么益处呢？讓我們从現在开始，且不管人們曾經怎么想，而只是看看为了使生命安寧，我們該怎样想吧！

有多少种体質，便有多少种不同的精神，不同的性格，和不同

---

[1] “第二等的原因”即事物的直接原因，可以感覚得到；“第一等的原因”則是指事物的根本原因，亦即形而上学的原因，是感覚不到的。这兩个名詞是經院哲学的名詞。——譯者

[2] Wolf (1679—1754)，萊布尼茲的学生。——譯者

的風俗。伽倫㊀就早已經認識了这一眞理，而笛卡尔——不是希波克拉特㊁，像“心灵史”一書的作者㊂所說——則更推進了这个眞理，進而認为只有医学才能借改变軀体而改变精神、風俗和習慣。这是眞的，是黑胆，苦胆，痰汁和血液这些体液按照其性質、多寡和不同方式的配合，使每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

在有些疾病里，忽然心灵隱而不見了，看不出半点有心灵的征象；忽然大家說心灵加倍了，有一种激动使它非常兴奋；忽然，痴愚消釋，一个病愈的白痴成为一个非凡的聪明人；忽然，最了不起的天才一下子变成愚蠢，从此不复自識，無数花費和無数辛苦換來的那些可貴的知識都从此告别了！

这里是一个痲痹症的病人，他問人他的腿是不是在床上；那里是一个士兵，他以为他还有那条已經截去的胳膊。对于原有的知覚的記憶，和对于心灵平时联系这些知覚的那个位置的記憶，造成他的幻覚和他的这种夢囈。只要对他談到这个失去的部分，便使他从新感覚到这个部分，并且感覚到这一部分的一切动作；这种感覚所引起的說不出的心理上的痛苦，眞是無法表达的。

这个人在面臨死亡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但是那个人却以詼諧对待死亡。要怎样才能使卡諾斯·尤利烏斯㊃，塞內加㊄，彼得罗紐㊅等变勇敢为畏葸怯懦呢？脾臟、肝臟里有一点故障，門靜脉

㊀ Galen，紀元二世紀时希臘名医。——譯者

㊁ Hippocrates，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名医，号称“医学之父”。——譯者

㊂ “心灵史”是拉·梅特里本人匿名發表的一部書。——譯者

㊃ Canus Julius，罗馬貴族，被皇帝加利古拉所殺，臨死从容不迫。哲学家塞內加在“心灵的恬靜”一書中贊揚了他。——譯者

㊄ Sénèque，罗馬哲学家，著名作家。——譯者

㊅ Pétrone，罗馬作家，为暴君尼罗逮捕，自剖动脉管放血而死。——譯者

里有一点阻塞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想像力和这些內臟一起被阻塞了，因此也就產生了歇斯底里症和憂郁症这一切离奇的病象。

我还用得着再举出有人想像自己变成了人狼，雄鷄，吸血鬼，又有人以为自己被死人吮吸之类新的例子么？还有人以为自己的鼻子或别的肢体是玻璃做的，对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劝他睡到稻草上去，免得把鼻子碰碎了；然后在稻草上放一把火，嚇着要燒死他，好讓他重新發現鼻子的用途和鼻子原是地道的血肉做的。驚嚇有时候是治得好瘋癱病的。这种例子也用不着多講了。这些人人都知道的事，只用略略提一下就行了。

同样，我們也不用多細講睡眠对于人的影响。你看这个困極了的兵，几百尊大炮在轟着，他却在壕溝里打鼾。他的心灵什么也听不見，他的酣睡眞是一場十足的中風病。一顆炮彈就要把他炸得粉碎，可是他也許幷不比爬在他脚下的一只小虫更感觉到这一击的危險。

另一方面，这一个为妒忌、仇恨、貪欲或野心所吞噬的人，却得不到片刻的安寧。一个人沒有把自己的心从各种情欲的折磨中解放出來，最清靜的环境，最清凉舒暢的飲料，对他也是無用。

心灵和身体是一同入睡的。跟着血液循环的一步步緩慢，一种平安恬靜的感覺便散布在整个机器上；心灵軟綿綿地覺着自己和眼皮一起沉重起來，和每一条腦神經的纖維一起低垂下來。于是和身体上所有的肌肉一起，它一点一点地沉入一种痲痹狀态。身体的肌肉再載不住头腦的重量，心灵也再承当不住思想的負担，心灵入睡了，好像根本不存在了。

血液循环太快了么？心灵便不能入睡。心灵太兴奋了，血液

便不能緩慢下來；它在血管里突突地奔跑，發出一种可以听到的声音；这就是失眠的兩个互为因果的原因。夢里的一点点驚恐，使得心臟突突地跳动，把我們从疲困或睡眠的舒適里喚醒，就像尖銳的痛苦或急迫的需要把我們喚醒一样。而且，既然只要心灵的作用一停止便引起睡眠，因此即使在醒着的时候（这种醒也只能說是一种半醒）經常也有各种心灵的小睡狀态，各种白日夢。这些白日夢証明心灵并不是永远要等身体睡了才睡的，因为，如果說心灵并沒有完全睡着，它和完全睡着也差不多了，因为心灵不可能說出它究竟还在注意些什么，一团数不清的混乱的概念，可以說就像一团云一样，充塞在我們头腦的大气層里。

雅片和它所引起的睡眠有太密切的关系，在这里不能不談一下。这一种葯剂，也和酒、咖啡一样使人沉醉，只是方式各有不同，用量的多寡也各不相同。雅片使人感到一种情境里的愉快，这种情境应該說已經是進入了感覚的墳墓，就像雅片本身是死亡的象征一样。多么舒適的麻木啊！心灵永远不再想离开这种情境了。过去，心灵受着最剧烈的痛苦的磨折；現在，它只感到一种不感覚痛苦的快乐，并且享受着一种最適意的安靜。雅片甚至改变人的意志；心灵要想醒來，要想振作，它强迫它躺到床上去。至于那些眞正的毒葯，我就略过不談了。

咖啡这种解酒剂，是用刺激我们想像力的方法解除我们的头痛和各种病痛的，而不像酒那样，又在明天为我们安排下头痛和痛苦。

我们再从心灵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來观察它。

人体是一架会自己發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沒有食料，心灵便漸漸癱瘓下

去，突然瘋狂地掙扎一下，終于倒下，死去。这是一支蠟燭，燭光在熄滅的刹那，又会瘋狂地跳动一下。但是你喂一喂那个軀体吧，把各种富于活力的养料，把各种烈酒，从它的各个管子里倒下去吧；这一來，和这些食物一样丰富开朗的心灵，便立刻勇气百倍了，本來一杯白水吃得他要臨陣逃跑的那个兵士，这会兒变得慓悍非凡，应着战鼓的声音，迎着死亡，勇往直前了。这就叫做冷水澆得定下來的血，热水又使它沸騰起來。

一頓飯有多么大的力量！快乐又在一顆垂头丧气的心里重生，它感染着一切同桌的人的心灵，他們齐声唱起可爱的歌來表示他們的快乐，在这件事上法國人是头等的。只有患憂郁病的人还是愁眉不展，讀書人在这里也沒有他的份。

吃生肉使野兽凶暴，人吃生肉也会变得凶暴起来。这一点眞是的的确确，例如英國人不吃烤得像我們那样熟的肉，而吃紅紅的、血淋淋的肉，他們似乎多多少少沾上了这种凶暴的性格，这种凶暴的性格一部分是由于这样的食物而來，一部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只有教育才能使它不發作。这种凶暴在心灵里產生驕傲、怨恨，造成对其他民族的輕視、强悍和其他种种使性格变得恶劣的情操，就像粗糙的單調的食物造成一个人迟鈍、愚笨一样，后者最常見的表現就是懶惰和馬虎随便。

頗普先生㊀最懂得饕餮的力量，他說：

“卡修斯永远講道德，永远正經，

他認为容忍惡棍的人自己就近于惡棍；

只有在吃飯的时候——無疑他要选择

㊀ Pope，英國著名詩人（1688—1744）。——譯者

一个有鹿肉的坏蛋，而不要沒肉的聖者。”

在另一个地方他說：

“看那同一个人，身体健康，或是犯風湿病，

独个兒，和大伙兒一起；丢了差使，还是正在走运，

早早起來办事，忽然又蹦蹦來迟；

圍狐行獵是个疯子，辩论会上有他的机智；

市議会里喝成爛醉，跳舞廳里文質彬彬；

倫敦街上称朋道友，宫廷里面不講信义。”

在瑞士有过一位司法官，叫做斯德該·惠蒂霍芬；他在吃齋的时候是法官里面最公正、甚至最仁慈的一个；但是遇上他大嚼一頓之后，可憐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幸的人便要倒霉了！他会把沒有一点过錯的人判成罪大惡極的人，送到絞刑架上去。

我們想，只有当我们快乐或勇敢的时候，我們才是好人，事实上也眞是如此。一切决定于我們这架机器运行得怎样。有时候我們喜欢說心灵住在我們的胃里，房·爱尔蒙[⊖]認为心灵的位置在幽門，除了把部分当成了全体以外，他其实并沒有說錯。

極度的飢餓能使我们变得多么残酷！父母子女親生骨肉这时也顧不得了，伸出赤裸裸的牙齒，撕食自己的親骨肉，举行着可怕的宴会。而在这样的殘暴的場合下，弱者又永远是强者的犧牲品。

怀孕症，这个和妇女萎黄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是自己招惹來的病，它不只像普通最常見的那样，只是引起这兩种疾病通常具有的那种飲食胃口上的敗坏和癖好而已；有时候它还唆使心灵謀犯最可怕的罪惡；这是一种突發的精神病变的影响，这种病变直到

⊖ Jan Baptista Van Helmont (1577—1644)，比利时医生兼化学家。

——譯者

窒息住我們的良知。这样，我們便看到我們的头腦，这个精神的子宫，和身体的子宫一起也能敗坏到什么程度了。

而另一方面，在为貞操同时又为健康驅迫的男女中間，又是怎样另一种猛烈可怕的情形啊！这个胆怯的、腼腆的少女，一下子便失去了全部羞耻和貞節；她把乱倫看得就像一个風騷妇人看通奸一样普通。如果她的需要得不到即时的满足，后果决不限于一些簡單的性生理上的病变或是精神失常而已；这个可憐的女人会因为一种病而死去的，但是会医治这个病的却有这么多的医生。

只要用眼睛看一看，便知道年齡对于心灵有必然的影响。心灵随着肉体的進展而進展，就像随着教育程度而進展一样。在女性，心灵还受体質柔弱的影响：因之就產生这种柔順，这种温情，和这种憑感情甚于憑理智的多愁善感，以及那些偏見和那些迷信、偏見和迷信在她們生活上的强有力的影响几乎是不可磨滅的。相反地，在男性，他們的脑髓和神经生得比較坚固，具有一切固体的坚实性，因此他們的心灵，和他們的面容一样，也比較强壯；而为女性所受不到的教育，又使他們的心灵更增加了新的力量。男人有了这样的天賦的和人为的帮助，怎样会不更爽快，更慷慨，在友誼上更可靠，在困难面前更坚定呢？但是，要是按照"論面相学的書簡"这本書的作者㊀的那一种想法，那就是：女性既有精神上的优美和肉体上的优美，又几乎具有一切最温柔，最細膩的內心感情，实在大可不必妬忌我們男人所有的一种双重力量，这种力量之所以賦予男人，似乎只是一方面为了使他能更深地沉潜于美色，一方面为了使他能更好地为女性的快乐服务而已。

㊀ 指雅各·裴尔內悌（Jacques Pernetti）。——譯者

我們不必要像这位作家一样是一个大面相学家，也可以从容貌和面型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質，只要容貌和面型的特色表現得清楚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这就像診断一种一切症象都已經十分明顯的病，并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大医生一样。請審視一下洛克、斯蒂尔、波耳哈維㊀、莫貝都依㊁等人的画像，你决不会因为看到他們的相貌都是这样坚实、目光炯炯都是像老鷹一样而感到驚异的。再看一看無数别人的画像，你也永远分辨得出哪一个是天才，哪一个是人才，有时甚至分辨得出騙子和好人。有人就曾說过，例如，某某著名的詩人(在他的画像上)便結合着普罗米修斯的热情和一个偷兒的神情。

歷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說明天气对人的影响。有名的德·琪司公爵曾經好多次落在亨利第三手里，他認定亨利是决不敢殺他的，便徑自跑到布洛維去了。樞密大臣希凡尼听到这个消息，失声叫道：这个人完了！等到事情証实了他这不幸的預言，人家問他是憑什么知道的。他說，我認識亨利二十年了，他天生是个好人，甚至是懦弱的，但是我曾經观察到，如果天气一冷，一件極小的事也可以使他变得非常暴躁。

某一个民族的精神笨重而愚鈍，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活潑、輕快而敏銳。这种不同，如果不是由于他所用的食物，由于他的父系祖先的精子㊂，以及由于浮游在空中的無数元素所構成的渾沌大气而來，又是从哪里來的？精神和身体一样，也是有它的瘟疫病和

㊀ Hermann Boerhaave (1668—1738)，著名的荷蘭医生，拉·梅特里的老师。——譯者

㊁ 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著名的法國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譯者

㊂ 动物与人类的歷史証明父祖的精子对兒女的精神和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流行症的。

气候对人有極大的影响，如果变换了气候环境一个人便会不由自己地感到水土不服。人是一株能游行的植物，他自己把自己便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如果气候不是原來的气候，那就难怪他要退化或者進化了。

人还感染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習慣、姿势、語調等等，这就像看到一棒要打下，眼皮自然会閉下來，也就像我們看到一个出色的啞劇演員，整个的身体便会不由己地、机械地跟着他动作起來。

我剛才所說的这些，証明一个聰明人如果找不到和他一样的人，那么最好的朋友还是他自己。智慧遇不着智慧是要发銹的，因为缺乏練習。在打網球的时候，打过來的球不好，打出去的也不好。我寧可喜欢一个聰明的、即使没有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只要他还很年輕，而不喜欢一个受过很坏的教育的人。教坏了的精神，就像是一个在外省慣坏了的戲子一样。

因此，各式各样的心灵狀态，是和各种身体狀态永远密切地关联着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証明整个这种依存关系及其原因，讓我們再从比較解剖学來看看，把人和动物的內臟打开來看看吧！要不是因为我們从人和动物的生理構造上看到这样完全相似的情形，还談得上什么認識人性的方法！

一般說來，四足动物腦組織的形狀和組成差不多和人一样。随处我們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構造，只有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比照着人体的体積來看，在一切动物里面，人的腦子最大，表面的皺紋也最曲折。其次是猿猴、水獺、象、狗、狐狸、猫等等，这些都是和人最相近的动物；因为就这些动物的胼胝体來說，我們可以

看到一系列相同的結構正在逐步發展着，而胼胝体，朗其西㊀在已故的德·拉·貝洛尼㊁先生之前，就已經把它确定为心灵的位置了，貝洛尼先生則更用無数的实际經驗証明了这个說法。

四足动物之外，腦組織最發达的是鳥类。魚类有很大的头部，但是空空的，沒有什么知覚，就像頗多的一些人的脑袋一样。魚类的头腦完全沒有胼胝体，也很少腦髓，昆虫则根本没有脑髓。

我不預备再詳細多講这些自然的無窮变化了，也不預备多講在这个問題上人們所作的各种推测和假想了，因为大家只要去讀一下威理斯㊂的“論腦”和“論獸类的心灵”这两篇著作，就可以知道这些原來是說不完的。

从上面这些無可爭辯的事实里，我只是把我們能够清楚地得出的結論提出來：第一，动物愈凶猛，它的腦子就愈小；第二，动物愈馴良，它的这一器官似乎也就以某种方式按比例地愈增大；第三，自然在这里有一条特殊的永恒規律，就是：我們在精神方面获得的愈多，在本能方面失去的也就愈多。是哪一方面重要呢：是得的方面，还是失的方面？

也不要以为我因此便主張單凴腦的大小体積就足以判定动物馴化的程度；必須質量也能和数量相应，固体和液体配合得适当，两者恰好达到一种健康的平衡狀态。

如果像我們平常所知道的那样，白痴並不是沒有腦子，那么，这个腦子的毛病就很可能是由于它的稠硬度不对：例如说，太稀软

㊀ Lancisi (1678—1720)，著名的意大利医生。——譯者

㊁ De la Peyronie (1678—1747)，著名的法國外科医生，曾經作过路易十五的御医。——譯者

㊂ Willis (1622—1675)，英國医生，第一个發現腦子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职能。——譯者

了。瘋子也是如此，我們并不是永远找不出瘋子的腦子毛病在哪里。但是，如果白痴、瘋子等病态的原因还不是顯而易見的，那么，我們到哪里去把人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狀态的原因都一一找出來呢？这些原因連山猫和野雉的眼睛也很难看到。一点点極細微極細微的东西，一根纖維，一屑屑即使是最精細的解剖也發覺不到的东西，說不定便使爱拉斯謨和封特納尔㊀成了兩个傻子；封特納尔在他一篇最好的"对話"里自己便談到了这一点。

威理斯还指出，嬰孩、小狗和鳥类的腦髓，除了特別稀軟以外，所有这些动物的腦溝紋也都很平坦模糊，色澤不鮮明，它們的腦紋就像麻痹症患者一样，也很不完整。他还指出——这一点很确实——人有很大的环狀突起，猿和以上所說的其他动物便依次一直小下來，小牛、公牛、狼、母羊、猪等等的这一部分都很小，但是它們的上丘和下丘㊁却很大。

从以上这些差別的情形，以及从內臟、神經等方面無数其他差別的情形所能得出的那些結論，人們虽然以審愼、保留的态度來对待它，也是徒劳無益的：这么許多差別不可能是自然的無目的的游戲。这些差別至少証明了一个健全强壯的身体的必要性，因为在整个自然界里，随着机体的發展而發展巩固起來的心灵，正是随着机体健全强壯的程度而日益獲得更多的聰明能力的。

現在讓我們停一下看看动物的各种不同程度的馴化情形。毫無疑問，动物和人在生理構造上的这样完全相似的情形，一定会使人以为，我們在上面所談到的那些差別便是造成动物和我們之

㊀ Fontenelle (1657—1757)，法國文学家，法國科学院秘書，著有"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对話"一書，甚为流行。——譯者

㊁ 即腦中的四叠体。——譯者

間的一切区别的全部原因了：虽然事实上我們还得承認，我們这种薄弱的、限于最粗淺的表面观察的理解，还是看不到那些在原因和結果之間起着制約作用的联系的。这就是哲学家們永远認識不到的一种和諧。

在动物里面，有一些能学会說話和唱歌；它們懂得節拍和曲調，唱得和音乐家一样准确。而另外一些，例如猴子，其实还更聪明些，可是在这一点上却沒有办法。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如果不是因为語言器官有一种缺点的話？

但是这个缺点是不是在構造上嚴重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完全沒有办法补救呢？总之，是不是絕对不可能使猴子学会一种語言呢？我不相信。

我要在动物里挑选大猩猩來教育，除非我們將來还可以發現一种和我們更相近的其他品种，因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在某些目前还不为我們所知的地区里一定沒有这样的品种存在。这种大猩猩和我們这样相像，因之博物学家把它称为野蛮人或森林人。我要按照阿芒[一] 挑选他的学生的同样标准來挑选我的大猩猩，也就是說，我要求它既不太年輕，也不太年老，因为帶到欧洲來的大猩猩一般都太老了。我要挑选一个面貌最聪明的，并且要尽可能在千万种細微动作上挑选一个表情最好的。最后，我覺得我自己不足以做它的老师，我要把它送到剛才在上面說到的那位最卓越的老师的学校里去，或者另一个同样卓越的老师也可以，如果有的話。

从阿芒自己的著作，以及从所有介紹阿芒的方法的人[二] 的著

[一] Johann Conad Amman (1669—1730)，瑞士盲啞教育家。——譯者

[二] "心灵的自然史"等書的作者。

作里，我们看到阿芒对于先天的聾子作出了怎样的奇迹，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在聾子的眼睛里找到了耳朵；从这些書里我们看到，怎样在極短的时期里他終于教会他們能听，能說，能讀，能寫。我承認，一个聾子如果不聋，他的眼睛可能沒有那么明亮，那么机灵，因为一个肢体或者一种官能的殘廢，往往可以增强另一个肢体或另一种官能的力量；但是猴子旣能看又能听；它懂得它所看見和所听到的；它是那样善于揣摩体会人对它作的手势，我决不相信在一切別的动作、別的操作上它会輸給阿芒的学生。那么，为什么教育猴子就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呢？为什么它不能够像聾子那样，經过細心的訓練，終于学会發音所必要的动作呢？我不敢肯定，是否猴子的語言器官本身，無論我們作怎样的努力，也是不可能作任何有節奏的發音的。但是，由于猴子和人在生理構造上这样相近，由于直到現在我們还沒有發現过任何一种动物在外表上、內部構造上都这样顯著地和人相像，上面所說的这种絕对不可能，使我們实在感到太驚奇了。洛克先生的确是最不容易輕信的人，但是，他却很容易地相信了鄧普尔爵士㊀“回憶錄”里所講的那只鸚鵡，这只鸚鵡別人問什么答什么，并且就像我們一样，学会作連續的談話。我知道有人譏諷过㊁这位大形而上学家，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向全世界宣布，說有一些生殖作用，用不着女人，也用不着卵子，就可以進行，你想他会找得到很多人捧他的場么？但是特朗勃萊㊂先生就發現了这样的生殖作用，不需要交配，而是僅僅依靠分割進行的。阿芒如果在他的实驗还沒有成功以前便向人宣傳，說

㊀ 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英國外交家。——譯者

㊁ “心灵的自然史”的作者。

㊂ Abraham Trembley(1700—1784)，瑞士博物学家。——譯者

他能够教育并且能够在这样短的时期內教育他那样的学生，那他还不同样要被人看成是一个瘋子？然而他的成功却震动了整个世界，并且和“水螅的歷史”的作者一样，已經光荣地一躍而進于不朽之列了。依我的意見，一个憑着他的技巧才能來創造奇迹的人，要远勝过一个憑着任意的偶然來創造奇迹的人。一个人找出了方法來改善万物之灵，以原來沒有的完美性賦予万物之灵，他的功績要远超出于那些閑着沒事專門制造無聊的体系，或者虽然孜孜兀兀，却做些百無一用的研究的人。阿芒的功績是完全不同的：他把一些人从似乎是万劫不复的本能狀态里拯救了出來；他把思想、精神，总之把一顆心灵，把这个在另一种情形下他們永远不会有的东西賦予了他們。还有什么比这更偉大的力量！

决不要限制自然的潛在力量，特别是和一种偉大的技術結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潛在力量是無窮無尽的。

开啓了聾子的欧氏管的同一办法，难道就拔不掉猴子耳朵里的瓶塞子么？这些在其他許多动作上能够模仿得这样聰明逼眞的动物，它在模仿主人的語言和發音时表露出那样天眞的热情，为什么这种模仿的热情不能帮助它有朝一日自由使用它的語言器官呢？不但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任何眞正肯定的經驗，可以决定我这个計划是不可能的、荒謬的；而且猴子的內部構造与动作和我們如此相似，使我几乎毫不怀疑：如果我們能很好地訓練这种动物，最后我們一定能教会它發音，并从而教会它一种語言。那时候我們就不能再說它是一个野人，也不能再說它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了：那时候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小小的城里人，和我們具有同样的物質或肉体，从而可以來進行思想和接受教育了。

凡是眞正的哲学家都会同意，从动物到人并不是一个剧烈的

轉变。在發明詞彙、知道說話以前，人是什么呢？只是一种自成一类的动物而已，他所具有的自然本能远不及其他动物多，因之那时候他并不以万獸之王自命，那时候他之別于猿猴和其他动物也就像今天猿猴之別于其他动物一样，可以說只在于面部更富于不同的表情而已。他是回复到了僅僅具有萊布尼茲主义者的那种直观知識，那时候他所能看到的也就只是一些形相和顏色，对这些顏色完全不能作任何分辨；不管年老的和年少的一律都是各种不同年齡的嬰孩，張着嘴呀呀地表示他的感觉和他的需求，就像一只狗感觉飢餓或感覚躺得無聊时要求吃食或是要求走动一下那样。

以后才有了詞彙、語言、法律、科学、藝術等等；于是，借助于这些东西，我們的精神，像粗糙的鑽石一样，才得到琢磨而光輝閃爍起來。我們訓練一个人就像訓練一个动物一样，一个人成为作家也和成为一个搬运夫是一样的。一位几何学家学会作最繁难的証明和演算，就像一只猴子学会脫下又戴上它的小帽子，学会如何爬到那只馴順的狗的背上去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依靠着一些符号進行的：每一种类学会它那一种类所能学会的符号；也就是这样，人們才学会了所謂符号知識，有些德國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称呼它。

因此我們看到，沒有比我們的教育的方法更簡單的了！一切都归結为一些声音或單詞，这些声音或單詞从一个人的嘴里經过另一个人的耳朵傳入后者的腦子，而腦子又經过眼睛接受到一些物体的形相，这些單詞便是表示这些物体的任意規定的符号。

但是誰是第一个說話的？誰是人类的第一个教师？是誰首先發明了这些方法，來利用我們这种馴化的身体組織？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幸运的、人类最初的天才，他們的名字在时間的漫漫長夜

里已經消失了。但是藝術是自然的產兒，自然本身应该在藝術之先早就存在了。

我們可以相信，那些身体構造最完美、自然对他窮尽了一切恩惠的人，当初也一定啓發了别的人。这些人，譬如說吧，当他們听到一个新的音响，感受到一个新的感覚，驚懾地看到这个美丽的大自然里的种种美丽的事事物物的时候，其神情不可能不像偉大的封特納尔第一个講到的那个夏特尔地方的聾子四十年來第一次听到教堂的鐘声时一样。

由此，为什么我們就不能設想，这些最早的人类也是和这个聾子或动物和啞巴（另一种动物）一样，試圖利用他們的想像力所能及的那些动作，然后利用每一种动物所特有的那些自發的声音，亦即它們的驚恐、欢乐、愉快、欲求等等的自然流露，來表达他們的新的感覚呢？因为人从自然賦有更多的感覚，当然也是有更多的能力來表达这种感覚的。

这就是我所設想的：人类怎样通过了他的感覚，亦即他的本能，來獲得精神，最后又通过了他的精神，來獲得各种各样的知識。这也就是我尽我的能力所能設想的：人类运用了一些什么方法使自己的头腦裝滿了各种观念——自然之所以制造这个头腦，本來也就是为了接納这些观念。人們是彼此互相帮助的；一些最微小的开端一点一点擴大起來，直到宇宙間一切事事物物都很容易地判别出來，就像判别一个小圈子一样。

正像提琴的一根弦或鋼琴的一个鍵受到振动而發出一个声响一样，被声浪所打击的腦弦也被激动起來，發出或重新發出那些触动它們的話語。但是，正如腦子这个器官的構造是这样的，只要視覚結構健全的眼睛一接受到事物的形色，腦子便不能不呈現出事

物的影像和相互間的区別，同样情形，只要腦子里一刻画出这些区別的符号，心灵也就必然檢別出这些区別之間的种种关系了；如果沒有符号的發現或語言的發明，心灵是不可能作出这种檢別的。当远古的时候，宇宙間是几乎完全靜默的，那时心灵之于一切事物，就像一个毫無比例观念的人面对一幅圖画或一件雕塑品一样：他什么都分辨不出來；也可以說，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那时心灵还处在它的孩提时期)，手里拿着几根草莖或小木棍，一般地只是茫茫然表面地注視着这几个东西，不会去数它們，也不会加以判別。但是，如果我們在这一根小木棍上系上一面小旗或一个标志，可以把它叫做一根桅檣，再在另一根小木棍上同样也系上另一面小旗；同时如果我們又在第一面小旗上注上"一"这个符号，在第二面小旗上注上"二"这个符号或数字；这样，这个小孩子就会数它們了，并且这样一步一步就会学会全部算術了。只要有一个东西他看來在数字符号上和另一个东西是一样的，他就毫不迟疑地知道这是兩个东西，知道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㊀……等等了。

各种形相之間的这种無論是眞实的还是表面的相似性，正是一切科学和我們一切知識的根本基礎。很明顯，在这些科学和知識里，凡是应用的符号不够簡單、不够明了的，也就比别的科学和知識难于学習，因为需要有更廣大的智力，才能統攝、組織我所說的这些科学在表达它們那一方面的眞理时所应用的大量語詞。而另一方面，应用数字或其他灵便符号的科学便很容易学会，并且無疑正是这种簡易明了性造成了代数演算这門科学的优越地位，这是比代数演算的确实性甚至还要重要的。

㊀ 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一些种族，因为沒有更多的符号，所以数目只能数到二十。

把我们傲慢的学究們的腦瓜子鼓成一个气球似的这一切学問，因此不是別的，只是一大堆語詞和形相。这些語詞和形相在腦子里形成了無数痕迹，我們便是憑着这些痕迹辨別和回憶事事物物。我們的观念在腦子里一个一个地出現，就像一个園丁，一看見花木便記起它們各个階段的生長情形一样。这些語詞和这些語詞所指示的形相，在腦子里是極緊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想像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少会不联想起附着在这个东西上的名称或符号。

我总是用想像这个詞，因为我認为一切都是想像，心灵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正确地还原为唯一的想像作用，想像作用形成一切；因此判断、推理、記憶等等决不是心灵的一些絕对的部分，而是这种腦髓的幕上的种种眞实的变化，映繪在眼睛里的事物反射在这个幕上，就像从一个幻灯里射出一样。

但是如果腦子这个器官的構造使它具有这样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功用，如果想像作用可以產生一切，如果一切都可以由它來解释，那么为什么要分割这个在我們人里面起着思想作用的感性原则呢？这对于那些主張精神單一性的人不是一个很明顯的矛盾嗎？因为一个东西旣然我們把它分割了，除非陷于荒謬的自相矛盾，就不能再說它是不可分割的。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到，濫用語言，濫用精神性、非物質性等等大而無当的名詞会產生出怎样的結果了，这些名詞是随随便便安上去的，連那些有思想的人也幷不明了是什么意义。

沒有比証明一个像我这里所說的、建筑在每一个人的內在感覺和親身經驗上的体系更容易的事了。能不能說想像作用或腦的这一狂幻的部分（它的性质，和它究竟怎样活动一样，都是我們所

不知道的)是天生微弱的，不足道的？那它就不会有那样的力量来比較它那些观念的类似或相似了；那它就除了面对面的、最直接影响它的东西之外，不可能再看到任何东西了，并且所采取的將是一种怎样可憐的方式！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只是想像作用在進行認識；是它在表象一切事物，以及表征这些事物的各种語詞和形相；因此我們再說一次：想像作用就是心灵，因为它起着心灵的一切作用。由于想像作用的生动的筆触，理性的冰冷的骨骼得到了活躍的鮮紅的血肉；由于它，各种科学滋生繁荣，藝術愈益美丽，泉石鳴咽，林木低語，迴声互相呼应，大理石呼吸着生气，一切無生命的物体都得到了生命。也就是它，使一顆情愛的心除了溫存之外，更增添上情欲动人的吸引力。它使情欲在学究和哲学家的書齋里滋生。最后，想像作用不單造成詩人和演說家，而且还造成学者。一些人愚蠢地把它說成一文不值，另一些人則徒然地把它和心灵的其他作用区别开來，这些人全都沒有了解它，它不只是詩神和美术的伴侶，它不單描繪自然，它还能度量自然。它推理，判断，分析，比較，深入問題。它能不能这样善于体味呈現在眼前的景物的美丽，而不同时發覚它們之間的比例和关系呢？不能；正如它既体会到各种感官快乐，便不能不同时享受其中的全部完美或快感一样，同样情形，它也不可能对它机械地接受的东西有所反思，而不同时本身便是一个判断。

想像作用这个最軟弱的机能，愈經使用，便愈益肥碩；它也就愈益壯大，粗茁，有力，廣闊，善于思想。最好的机能也需要这样的經常使用。

机体組織健全是人的首要美德；所有的道德家們都不把我們从自然得來的品質視为可貴的品質，而認为只有經过不断的反思

和努力得來的才能才是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作法是徒劳無益的，因为如果不是由于一种气質，使我們能够成为有学問、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我請問你，我們的学問、道德、能力又是从哪里來的呢？而这种气質如果不是來自自然本身，又是从哪里來的呢？我們只是憑借自然，才有可貴的品質，我們之所以是我們这样，一切都是自然之賜。那么，为什么不像尊重那些由于后天獲得的、也可以說是賒借來的品質而煊赫的人一样，同样地看重具有自然品質的人呢？不論什么美德，也不論它是从哪里產生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問題只在于善于節制和利用它。聪明、美貌、富貴、門第固然是幸运的產兒，但也和能力、学問、道德等等一样，各有它自己的价值。凡是得天独厚、享有最可貴的自然稟賦的人，应該憐惜那些不曾从自然得到这样的稟賦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自己感到自己的优越，却不是驕傲，而是欣賞。一个美貌的女人总是耽心自己丑，就像一个聪明人以为自己傻一样，都是很可笑的。过分的謙虛（的确是一种罕見的缺点），是对于自然的一种忘恩負义。相反地，一种誠摯的自負却正象征着一个美好偉大的心灵，大方坦率的、为这样的感情所陶鑄的举止行动，便正是这样的心灵的流露。

如果說机体組織是一种美德，并且是首要的美德，是一切其他美德的泉源，那么教育便是其次的美德。如果沒有構造得最好的脑子，这最好的机体组织也是白费的；正像一个体魄最健全的人，如果没有见过世面，终生只能是一个粗鄙的乡下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完全敞开的子宫，可以接纳或孕育观念，單是有第一流的学校又有什么用呢？一个缺少一切官能的人，决不可能使他得到一个观念，这就像一个女人，如果自然对她不經心到忘了为她造一个陰戶，是决不可能使她生育孩子的。正像我自己就親

眼看见过这样一个女人，既沒有陰戶，又沒有陰道，也没有子宫，为了这个緣故，在結婚十年之后被判决离婚了。

但是如果腦子構造得很好，同时又受到很好的教育，那末它就是一塊肥沃的并且很好地播了种的土地，將会百倍地把它所接納到的又重新生產出來。或者，如果我們不用譬喻的話（虽然譬喻也常常是必要的，它可以更好地表达我們的感覚并且使眞理增加風致），那就是說：想像作用当受到藝術和敎育的提高，达到一种可貴的、美好的天賦高度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把握到它所容納的那些观念之間的一切关系，能够毫不困难地統攝和掌握一批数量驚人的对象，而从这些对象里最后抽繹出一長串有次序的关系來，这些关系不是别的，而只是原先的那些关系經过排列比較而產生的一些新的关系；这些新的关系心灵覚得和它自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这，照我說來，就是精神產生的过程。我說覚得，也和我在上面說到事物的相似时用表面的这一形容詞一样：并不是說，我以为我們的官能总归是一些靠不住的东西，就像馬尔布朗希神父硬要主張的那样，也不是說，我們那一双生來有点醉醺醺的眼睛看出來的事物并不是事物本來的样子，虽然顯微鏡每天都在向我們証明这一点；而是为了尽量避免和那些庇洛主义者㊀發生任何爭吵，在这些庇洛主义者里面，貝尔㊁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把封特納尔先生个别地对某些眞理所說的話再一般地說一遍，就是：为了迎合社会的口味，应該牺牲一切眞理。我是生成这样的好脾气，要不是不得不罵起人來，就避免了一切争吵吧。笛卡

㊀ 指怀疑论者。——譯者

㊁ Pierre Bayle (1647—1706)，法國哲学家，曾以怀疑为手段向神学作斗争。——譯者

尔主义者們將徒然拿着他們的天赋观念跑到这里來吵架，老实說我是不会付出洛克先生四分之一那样的气力來打击这样一些夢想的。眞的，値得寫一本大書来证明一条被人奉为公理已經三千年的道理嗎？

根据我們上面提出來的、同时也被我們認为眞实的原則，那末，一个人具有愈丰富的想像作用，也就应該被視为具有愈多的精神或才智；因为这些都是同义詞。同时我們再說一遍：人們只是由于濫用名詞，才自以为說了許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說一些不同的詞或不同的声音，幷沒有給这些詞或声音任何眞实的观念或区别。

因此，最美好、最寬廣或最有力的想像作用，不單对于藝術最適合、最需要，幷且也对于科学最適合、最需要。我不敢断定，是不是在亞里士多德或笛卡尔們的行業里出类拔萃，一定要比在欧里庇德或索福克里們的行業里需要更多的聰明才智；同样，我很怀疑，是不是自然造出一个牛頓，一定要比造出一个高尔奈依化費了更多的气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造成他們各别的成就和他們不朽的荣譽的，只是那个不同地应用的唯一的想像作用。

如果有人認为有一种人具有丰富的想像作用，但却只有很可憐的判断能力，这种情形就是說：想像作用太自由放縱了，总是在自己的各种感覚这面鏡子里照自己，而沒有充分养成一种習慣來集中注意观察这些感覚本身；也就是說，过多地注意事物的形迹或形相，而忽視了它們的实际和它們的相似。

的确，想像作用是非常灵活的，如果注意力这一科学的关鍵或科学之母不參与進來的話，想像作用除了匆匆地流覽和涉獵一下事物，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你看枝头上那只鳥，好像随时要飛起來；想像作用也是这样，不断受血液和精神㊀的冲激，一絲波动便刻画下一个痕迹，第二个波动立刻又把它抹去；心灵在后面追赶，往往疲于奔命，眼看着只能埋怨自己有些东西來不及捕捉，來不及把握。想像作用这个眞正的时間映象，就是这样不息地生滅的。

我們的观念是这样混乱，一个接着一个飛速地出現；它們互相驅逐，就像后浪推着前浪，因此，想像作用一定要施展（不妨这样說）它的一部分肌肉，在一个轉瞬即逝的对象上站住一个时候，就像在腦子的弦上練習平衡一样，不立刻便跌到另一个还沒有时間想到的对象上去；如果它不能这样，它是永远不会有資格被称为判断力的。它可以把它所感到的东西生动活潑地表达出來，它会造成演說家，音乐家，画家，詩人，但是决不会造成哲学家。相反地，如果从孩提时起，便使想像作用养成一种習慣，善于約束自己，不要跟着自己那种只会造成光輝的热情家的一时兴会任意冲动，而要善于捕捉、把握它的各种观念，善于从各个方面去观察这些观念，以便見到一件事物的全体——这样，这个善于判断的想像作用便会借助于推理而統攝最大范圍的事物。而它的那种灵活的特性——这本是兒童的祥兆，問題只在于如何經过学習和鍛煉而加以節制——便不再是别的，而將是一种洞徹的理解，沒有它我們是很难在科学上作出一点成就的。

就是在这样一些簡單的基礎上，建造起了整个邏輯的大厦。自然为全人类建立了这些基礎，但是有些人利用了它，有些人却糟蹋了它。

㊀ 指"动物精神"，这是当时人想像出來的一种物質性的东西。——譯者

尽管人对于动物有这一切优越之处，但是把人和动物列入一类对人还是一种荣譽。在未到一定年龄以前，人实在比动物更是一个动物，因为他生而具有的本能还不及动物。

有哪一种动物会餓死在乳汁流成的河里呢？只有人，正像近人根据阿諾物㊀的理論而講到的那个老嬰儿一样，他既不知道什么食物是他可以吃的，也不認识水可以把他淹死，火可以把他燒成灰燼。試把燭火第一次放到嬰兒眼前，他会机械地把手指伸到火里去，似乎想知道他看見的究竟是什么新鮮現象；只有等他吃了虧他才認識到这个危險，而第二次就再也不肯上当了。

你再把他和一只动物一起放在山崖边上；只有他才会跌下山谷去！在那只动物由于会游泳而脫險的地方，他却溺死了。在十四五歲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傳种活动里有極大的快乐等待着他；已經是成人的时候，还不大懂得怎样去玩那种游戲，但是自然却很快就把动物們教会了。他躲躲閃閃地，似乎享受一点快乐和生就可以享乐是一件可恥的事，但是动物們却正以猥褻而感觉自豪。没有教育，它们也就没有种种偏见。但是我們再看一看这只狗和这个孩子，一同迷失在大路上，那孩子哭哭啼啼，不知道向哪个菩薩求救好；而狗呢，憑着它的嗅覚，比那一位憑着他的理性有用多了，很快就找到了它的主人。

因此，自然造出我們來，原是为了使我們在动物之下；或者至少是为了这样才更顯示出教育的奇迹，只有教育才把我們从动物的水平拉上来，終于使我們高出动物之上。但是我們能不能把这分荣誉给予聋子、先天盲人、白痴、瘋子、野蛮人或在森林里和野獸

㊀ Arnobius，三世紀末叶的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一起长大的人，給予那些由于抑郁成性而丧失想像能力的人，总而言之，给予这一切只表現最低本能的人形兽类呢？不能，所有这些有軀体而沒有精神的人，是沒有资格在野兽之外自成一类的。

我們并不打算掩飾人们能够提出來的反对意見，他們不贊成我們的想法，認为人和动物是有先天的区别的。人們說，在人里面有一种自然的法則，一种善惡的良知，它是动物的心里所沒有的。

但是这种相反的主張，或者不如說这种意見，有沒有經驗的根据呢？沒有这种根据，一个哲学家是可以完全不理睬的。我們有沒有任何經驗使我們不得不相信，只有人才受到某一种灵明的照耀，这种灵明是其他一切动物所沒有的？如果这样的經驗根本不存在，我們就沒有根据可以知道动物或者甚至别人心里的情况，正像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法子不感受我們自己的內在感覚一样。我們知道我們在思想，并且知道我們在悔恨：因为一种內在的感覚逼使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这一点。但是要判断别人是不是也悔恨，我們自己心里的这种感覚就是不够的了。就是因为这个，在判断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憑着他的說話，或是憑着我們自己在經歷同样思想或同样痛苦的时候在我們自己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举动和外部表情。

但是要断定根本不說話的动物是不是具有这种自然的法則，那就必須憑着我剛才所說的外部表情，假如有这些表情存在的話。事实似乎証明这些表情是存在的。一只狗，如果在主人的逗弄下咬了主人，会表現出很悔恨的样子；我們看它垂头丧气，不敢見人；一种畏葸退縮的神情似乎表示自己做錯了。歷史又告訴我們一只獅子的著名例子，有一次在它盛怒之下把一个人放到它面前去，它認出这是它的恩人，不肯撕食他。但願我們人类也能經常表现这

样的感恩，也这样懂得尊重人道！那时候，我们就再不用害怕那些忘恩負义之徒，也不用害怕那些蹂躪人类、真正贼害自然法则的战争了。

但是一种动物，既然从自然得到了一种如此成熟、如此聪明的本能，在它的活动能力所达到和所允許的范圍內能够判断、联系、推动和思考；一种动物，受到恩惠会來親近，受到虐待会避开去找一个較好的主人；一种动物，既然具有和我們的机体相似的机体組織，能作同样的活动，有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快乐，只是因为想像能力的大小和神經纖維的精粗不同而在敏銳程度上有所不同：这样的一种动物豈不明白地表示它是知道自己的过錯和我們的过錯，懂得善惡，总之，是能够对它自己的行为有所意識的嗎？它的心灵既然和我們的心灵一样，感受同样的快乐，同样的苦痛，同样的煩惱，当它看到它的同类被殺戮，或者当它自己殘忍地殺戮了自己的同类之后，能漠然地絲毫不感覚厭惡和难受么？懂得了这一点，我們就不难懂得这里所說的那种宝貴的天賦决不是动物們所沒有的了，因为既然有很多明顯的表情說明动物不單是有心智的，幷且也是有悔恨的感情的，那末为什么我們不可以設想：这些动物，这些几乎和我們一样十全十美的机器，也和我們一样是造出來为了思維和感覚自然的呢？

希望大家不要向我提出反对說，动物大多数是些凶惡的猛獸，对于自己所作的惡是漠然無动于衷的；因为难道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好地分辨善惡？我們人类也有凶惡的品性，情形和在獸类里是一样的。有些人养成了違犯自然法則的野蛮的習慣，就不像初犯的、还沒有被習慣的力量弄成殘酷無情的人那样感到痛苦。动物和人也一样，动物和人都可以因为气質不同而凶惡的程度不同，幷

且会因为四周同类的影响而發生变化，增加或减少凶恶的程度。但是一个和善的、馴良的动物，如果和其他同样和善、馴良的动物生活在一起，并且吃的东西也很清淡，就会極端厭惡屠殺和血食；如果吃了血食它会从內心感到羞慚；所不同的也許只是一点，就是在它們是一切首先服从需要、快乐和生活上的安適，并且在这方面它們的滿足和享受也比我們大得多，因此它們的悔恨和羞惡感看來就应該不像我們的那样敏銳、顯著；这是因为我們的处境和需要和它們不同。習慣也和快感一样，会麻痹甚至窒息羞惡感。

但是我願意暫时假定我弄錯了；几乎所有的人在这个問題上都犯了錯誤而惟独我一个人是对的，这似乎說不通吧；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見——認为动物，即使最出色的动物，也是不懂得道德上的是非和善惡的，認为动物对于別人对它的关心照顧是絲毫沒有記憶的，認为动物对于自身的道德是沒有絲毫感覚的，例如我方才講到的那个大家都講过的獅子，就一点不記得它在一种比一切獅子、老虎和熊还更不人道的場合里，曾經不願意吃掉一个在它暴怒时送到它面前來的人；而我們的同胞們互相攻打，瑞士人打瑞士人，兄弟們打兄弟們，彼此認識，互相補捉，互相殺戮，却一点也沒有羞耻悔恨的感覚，因为有个什么王公在給錢叫他們屠殺；总而言之，我假定这个自然的法則是动物們所不曾賦有的——可是这又会得出什么結論呢？人并不是用什么更貴重的料子捏出來的；自然只用了一种同样的面粉团子，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了这面粉团子的酵料而已。因此，如果說动物能够違犯我所說的那种內在感覚而沒有悔恨，或者說动物根本沒有这种內在的感覚，那就必須說，人的情形也和它一样；什么自然的法則和关于自然的法則所发表的一切高論，都一起完蛋吧！整个动物界將一律都沒有那自然

的法則。但是反过來,如果我們人类少不得要承認,只要健康允許、神志清明的时候,我們总分辨得出正直、人道、道德的人和既不人道、又不道德、又不誠实的人;如果我們人类少不得要承認,分辨道德和丑惡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單憑着喜爱和厭惡就行了,这是前兩者的自然的效果;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用同一的材料所做成的、也許只是缺少進一步發酵便可以在一切方面和人类相等的动物,也就一定享有为整个动物界所共有的那种特質,也就决沒有一种心灵、一种知覚的实体是沒有悔恨羞惡之感的了。下面很多理由更可以加强这个論断。

自然的法則不可磨滅。它的影响这样有力地銘刻在一切动物身上,我完全相信:即使是最凶惡、最殘暴的野獸,也会有某些內心痛苦的时刻。我想如果香宾省夏隆地方的那个野蛮女子果眞吃掉了她的妹妹,她是会終生为她的罪行受苦的。我相信,一切作过孽、犯过罪的人,情形都是一样,不管他是不由自主地犯罪,还是由于气質使然。例如,奥尔良地方的加斯东就是不由自主地偸窃;有一个女人在怀孕时候也犯这同一的罪行,并且她的孩子也都遺傳了这种習性;又有一个女人在怀孕时候吃掉了她的丈夫;还有一个女人扼死了她的孩子,把屍体腌起來,每天吃一点,像吃腌肉一样;又有一个吃人强盜的女兒,到十二歲也就吃人肉,虽然她在一歲上就死掉父母,以后一直由正派人撫养長大。此外,更不用說很多别的例子了,这样的例子充满了我們观察家們的記載,它們証明有千万种遺傳性的美德和罪惡,从父母傳給兒女,就像乳母的習性傳給乳儿一样。因此我說,并且我也这样認为,这些不幸的人在当时大半不会感觉到自己行为的乖謬。譬如神經性飢餓症或犬飢病就能使人完全丧失情感:这是一种逼迫我們去满足的胃臟变态。但是

等到她們——上面所說的那些女人甦醒过來，像醉后醒來一样，回憶起在自己最親爱的人身上干下了怎样一場屠殺，这些女人会感到多么大的悔痛！对于一种不由自主的、無法抵抗的、并且毫不意識的罪过，这是多么殘酷的責罰！然而这却是法官們所一点不了解的。我上面所說的那些女人，有一个就被判处輪刑，并且用火燒了。另一个則被活埋。我懂得这都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希望只讓第一流的医生去做法官。只有他們才懂得哪些人眞正有罪，哪些人只是無辜犯法。如果理性被一种敗坏了的或在暴怒中的官能所奴役着，它怎能再去控制这个官能呢？

但是如果犯罪本身便荷負着程度不同的对犯罪的嚴峻的懲罰，如果最長久、最野蛮的習慣并不能完全免除一个最無人性的人內心的悔恨，如果只要一回憶到自己的行为便能使他感到內心撕裂的痛苦，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地獄、用鬼怪、用火海等等比巴斯加尔的幻觉[1]更加無稽的东西來恫嚇弱者們的想像呢？为什么还需要借助那些神話，像有一个教皇自己招認的那样，來折磨那些原是被他們陷害的可憐的罪人呢？难道他們覚得这些人受自己的良心那个第一劊子手的懲罰还不够么？我并不是要想說，所有罪犯的懲罰都不公道；我只是說有些罪犯，他們的意志被損坏了，他們的意識被窒滅了，当他們甦醒的时候，他們自己的悔恨已經把他們懲罰得够了。我甚至敢說，依我看來，对于这些受命定的必然性牵累

[1] 無論和朋友在一起，或是吃飯的时候，他总要在左边擋上几把椅子，或者有一个人靠着他，好使他看不見一个可怕的深淵；明知道这个深淵是幻覚，可是他还是害怕会跌進去。想像作用或腦叶里的一种特殊的血液循环所引起的是多么可怕的結果！一方面是偉大的人物，另一方面是半瘋子。瘋狂和智慧在腦子里各有自己的地域或腦叶，中間隔着一道鐮刀形的溝。是哪一半腦叶使他这样地热中地傾心于波尔·罗瓦亚尔修道院的那些先生們的呢？上面这些是我从拉·梅特里先生所著“肇肢論”一書的选本中讀到的。

的罪人，自然甚至应当豁免他們的这种悔恨。

那些罪人、惡棍、忘恩負义之徒，以及对自然毫無感覚的人，惡毒的、人所共弃的暴君，徒然在他們的野蛮行为里尋覓一种殘酷的快乐，他們也会有一些安靜和反省的时刻；那时候复仇的良心便起來了，站起來控訴，逼迫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手撕毀自己。折磨別人的人，必定也为自己所折磨；他們的痛苦正可以用來衡量他們給予了別人多少痛苦。

而另一方面，行善、知恩、感恩可以得到这样多的快乐；实踐美德、善良、人道、慈善、仁愛、寬宏大度（單單这一点便包括了全部道德）可以得到这样多的滿足，因此我認为，如果誰不幸沒有生而具有道德，便已經是足够受懲罰的了。

我們并不是生就做学者的，而且說不定正是对我們器官机能的一种濫用，才使我們变成了学者；而对这一点國家是应該負責的，國家豢养了一批四体不勤的人，而虛荣又美其名为哲学家。自然創造我們全体动物，目的是为了要我們快乐；是的，全体动物，从地上爬的虫子起，直到飛翔在太空的老鷹。正是这样，所以自然給予全体动物以一份適当的自然的法則，一份按照每一个动物的身体組織在正常情形下所能承担的精粗不等的自然的法則。

現在我們怎样來給这个自然的法則下定义呢？我們說，这是一种感覚，它告訴我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在这个一般的概念之上我还敢添加一句：这种感覚不是別的，只是一种害怕或恐懼，但却是一种对于整个的种屬和个体都很有益的害怕或恐懼。因为如果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財產、名譽和生命，我們也許就不那么尊重別人的錢包和生命了；正像那些基督教的伊克雄們㊀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地獄，也就許不那么热爱上帝，也不肯遵守那么

一大套幻想的道德教条了。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所謂自然的法則只是一种內在的感覚，它和其他一切內在感覚一样（其中也包括思想），仍然只是一种屬于想像作用的作用。因此自然的法則顯然是旣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啓示，也不需要什么立法者的，除非我們和神学家一样可笑，把自然的法則和社会的法律混为一談了。

宗教热狂的武器可以摧殘堅持这些眞理的个人，但是它不能毁滅这些眞理本身。

这幷不是說我怀疑有一个最高实体的存在；相反地，我倒是覚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或然性。但是，旣然它的存在幷不比任何別的存在更能証明一种崇拜的必要，那末它的存在就只是一种理論上的眞理而已，在实际上是毫無用处的。因此，根据無数的經驗，我們旣可以說宗教不一定就是什么規矩老实，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完全使我們相信，無神論不一定就不規矩、不老实。

何况，誰能够說人存在的理由不正就在它的自身里面呢？說不定人正就是这样地偶然被抛擲在地面上的一点，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來的，誰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只是知道：他应該活着和死去，就像这些朝生暮死的菌子或这些爬滿在溝边、長滿在牆上的花草一样。

不要在無限里徬徨吧，我們生就不能对無限有絲毫的認識；对于我們，絕沒有可能一直追溯事事物物的根源。况且，不管物質是永恒的，还是創造出來的，上帝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我們都可以同样地过安靜的生活。为了一个不可能認識的东西，为了一

㊀ Ixion，希臘神話中的拉比特國王。——譯者

个即使認識了也不能使我們更幸福的东西而这样自尋苦惱，这是多么愚蠢的事！

但是有人說，你去唸一唸費納隆㈠、紐房底㈡、阿巴地㈢、寳漢㈣、拉依㈤等人的著作吧。好極了！可是这些东西会告訴我一些什么？它們又告訴过我一些什么？这不过是一些虔信的作家們的千篇一律的濫調，只是一个比一个加上更多的浮辞而已，这些人与其說能損害無神論的基礎不如說更加巩固了它。从自然景象中引用的証明的数量，并不能增加这些証明的力量。僅僅一只手指、一只眼睛、一只耳朵的構造、馬尔丕基㈥的僅僅一个观察便証明了一切，而且無疑地比笛卡尔和馬尔布朗希神父的証明更加有力，此外的任何一切就絲毫不能証明什么。因此自然神論者，甚至基督徒們，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就是：在整个动物界，無数不同的器官实現着各种相同的目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器官都是嚴格地按照几何学構造起來的。因为，要想打倒無神論者，还有比这更有力的武器么？眞的，如果我的理性沒有欺騙我的話，人类和整个宇宙的構造似乎都貫穿着这种目的上的一致性。在眼睛里面，太陽、空气、水、物質的組織、形狀，这一切構造得就像在一面鏡子里一样，这面鏡子按照着同样以視覚为目的的無数变化不同的物体所共同需要的規律，把反映在它里面的对象忠实地呈現給想像作用。同样，我們到处看到不同的耳朵，但是人、獸类、鳥类、魚类的不同

㈠ Fénelon (1651—1715)，著名的法國作家。——译者

㈡ Nieuwentyt (1654—1718)，荷兰数学家。——譯者

㈢ Abadie (1654—1725)，法国新教神学家。——譯者

㈣ Derham (1657—1735)，英国神学家。——譯者

㈤ Rais (1614—1679)，法国红衣主教。——譯者

㈥ Malpighi (1628—1694)，意大利解剖学家兼生理学家和医生。——译者

構造却沒有產生出不同的用途。所有这些耳朵都是按照数学这样精密地構造出來的，它們一律都为了一个同一的目的，就是听。于是，自然神論者就問了：这样說來，所謂偶然豈不該是一个很大的几何学家才行么，如果它能够这样随心所欲地变化那些据說是由它創造的作品，而这样大的龐雜性却并不能妨碍它达成同一的目的？自然神論者还对这样一些包含在动物里面的、顯然供將來应用的部分提出非难，例如毛虫里包含的蝴蝶，精虫里包含的人，水螅的每个部分里包含的整个水螅，卵子孔隙里包含的瓣膜，胚胎里包含的肺，臼床里包含的牙齒，液体里包含的骨骼，这骨骼是以一种不可思議的方式从液体里分离出來而漸漸硬化的。主張自然神論的人既然不肯放弃任何机会來宣傳他們的系統，他們不断地堆積証明，因此就想利用一切，甚至利用到某些情形下的精神的弱点。他們說：請看那些斯宾諾莎，那些伐尼尼㊀，那些德巴罗㊁，那些波安登㊂——这些与其說侮蔑不如說荣耀了自然神論的使徒們！这些人健康的时候也就是他們不信上帝的时候；事实上，他們說，只要情欲一开始随着身体衰退，就很少有人不背叛無神論了，身体是情欲的工具。

这無疑就是人們所能說出的、最有利于上帝存在的全部理由了，虽然最后的一个論据是很無聊的，因为这些都是信仰上的暫时的轉变，精神只要一甦醒，或者說，只要从身体的力量里一恢复它的力量，它几乎总是立刻恢复旧有的見解，并且按照这个見解行动

㊀ Lucilio Vanini (1585—1619)，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家，被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譯者

㊁ Jacques Vallée Desbarreaux (1602—1673)，法國自由思想家。——譯者

㊂ Nicolas Boindin (1676—1751)，法國自由思想家，曾为法國科学院排挤。——譯者

的。这，至少和狄德罗医生的“哲学思想錄”比起來，所說的要多得多了，那是一部說服不了一个無神論者的杰作。試問你能用什么話回答一个人，他說：“我們并沒有了解自然；一些隱藏在自然里的力量很可能造成了現有的一切。請看特朗勃萊的水螅！不正是在它自身里面包含一种繁殖的力量嗎？因此，为什么不能設想，有一些物理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一切被造成，而这个宇宙的全部环節則都系屬和归結到这些原因之上，因此，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不能不發生的。这样的一些原因由于我們对它的絕对的、不可克服的無知，遂使我們假設了一个上帝，而按照某些人的說法这个上帝甚至不是一个理性的实体。因此，消滅偶然，并不等于証明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因为此外还可以有另一种东西，它既不是偶然，也不是上帝，我願称之为自然；从对于这个自然的研究里，不能不產生出不信上帝的人，一切細心观察自然的人在思想方面都証实了这一点。”

因此，任憑是全宇宙的重量，也动搖不了一个眞正的無神論者，更不必說粉碎他了；所有这些重复了千万遍的創世主的征象，这些超出像我們这样的人的思想方式很远的征象，尽管人們怎样詳加論証，除了反庇洛主义者，或者那些充分信任自己的理性，認为只要根据某些現象就可以下判断的人之外，是沒有人把它当作明确的眞理的；而对于这些現象，大家都知道，無神論者却可以提出許多别的也許同样有力而完全相反的例子來反証。因为如果我們再傾听一下博物学家們，他們会告訴我們：同样的一些原因，在一个化学家手里，經过各种偶然的配合，造成了第一面鏡子，而在自然的手里，便造成了一泓清水，純朴的牧羊女子也可以把它当作鏡子用；維持世界的那种运动，也能創造世界；每一个物体都处在自然給它指定的位置上；空气包圍地球的道理，也就是地球內部產

生鉄和金屬的道理；太陽之为自然的產物，也和电是自然的產物一样；太陽幷不是專門温暖大地和地上的生物，有时候也灼伤它們，就像雨水不只是助長五谷，常常也損坏五谷一样；鏡子和水，也和一切具有同样性質的光滑物体一样，幷不是專門給人照的；眼睛实际上是一种鏡子，在这种鏡子里，心灵可以观看物体所呈現的对象的影子：但是幷不能証明眼睛眞正是專为心灵观看的，也不能証明眼睛是專为放在眼眶里的，总之，很可能盧克萊修㊀、医生拉密㊁以及一切古代和近代的伊壁鳩魯主义者們是正确的，因为他們主張：眼睛之所以能看，是由于它有这样的組織和生長在这样的位置上，只要一旦确定了自然在物体的發生和發展中所遵循的那些运动的規律，眼睛这一奇妙的器官就不可能有別样的組織，也不可能生長在別的位置上了。

这就是贊成和反对兩方面的理由，也就是使哲学家們永远分成兩派的那些主要論点的概述。我呢，我哪一边都不站。

"你們之間有多大的爭辯，都是与我無关的。"

这是我对一个法國朋友常說的話，他是和我一样公开的庇洛主义者，一个極有才能但是很不走运的人。对于这个問題，他給了我一个非常特別的回答。他向我說：贊成和反对，确乎不能絲毫擾乱这样一个哲学家的心灵——因为在他看來，沒有一件东西得到足够淸楚的証明，可以使他非接受不可，甚至于一方面所提出的認为不可否認的观念，立刻就被另一方面提出的观念駁倒了。他又說：然而，宇宙如果不是無神論的宇宙，就不会是快乐的宇宙。下面

㊀ Lucrèce(公元前 95—51)，偉大的古罗馬唯物論者。——譯者

㊁ Guillaume Lamy，十七世紀后半期人，巴黎大学医学院教授，主張世界起源于偶然。——譯者

就是这个可惡的人所持的理由。他說，如果無神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一切派别的宗教就会消滅，就会从根本上鏟除了。那就再沒有那些神学的战爭，再沒有那些宗教的战士，那些可怕的战士了！被一种神聖的毒藥所毒害的自然也就会恢复它的权利和它的純潔了。安靜的凡夫們就会不理会任何别的声音，只听从出自自己內心的忠告了；只有这种忠告我們是怠慢不得的，怠慢了就要吃虧的，也只有这种忠告能够引導我們經由愉快的道德途徑走向幸福。

自然的法則就是这样；誰嚴守这个法則，誰就是一个誠实的、值得全人类信任的人。誰不忠实遵守它，任憑他披着另一种宗教的外衣，也只是一个騙子，或者是一个我所鄙夷的伪君子。

把这些說清楚之后，就讓那些妄人們去存各种不同的想法吧！就讓他們去大胆主張，說什么不信啓示就是不正直，說什么除了自然宗教以外，不管是什么宗教，总之非有另一种宗教不可吧！多么可憐！多么可憫啊！这就是人們給我們所提出的关于他們所抱持的宗教的宝貴意見！我們并不在这里騙取庸人們的选票。誰在心里供奉着迷信的神壇，就是生就只能崇拜偶像，不能感覚到道德的。

心灵的一切作用既然是这样地依賴着腦子和整个身体的組織，那么很顯然，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組織本身：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則，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齒輪，再多几条彈簧，腦子和心臟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產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有一些不知道的原因，总是会產生出那种精致的、非常容易受損伤的良知來，会產生出那种羞惡之感來，而后者距离物質还沒有思想距离

物質远，总之，会產生出人們在这里所假定的一切差别。那么組織便足以說明一切么？是的，我再說一遍，組織足以說明一切。因为既然思想是很明顯地随着器官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那么，那造成器官的物質当随着时間的進展而一旦獲得了感覚的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感受羞惡的感情呢？

因此心灵只是一个毫無意义的空洞的名詞，一个思想謹嚴的人使用这个名詞时，只是指我們身体里那个思維的部分。只要假定一点运动的始基，生命体便会具有它所必需的一切，來运动、感覚、思維和羞惡悔痛，总之，來作一切身体活动以及以身体为依据的道德行动。

我們不作任何假定；如果有人認为所有的困难还沒有一齐解决，那么下面有一些实驗，可以最后地使他們滿意。

(一)动物的一切肌肉在死亡以后都会顫动，愈是冷血的、缺乏皮膚排泄作用的动物，肌肉顫动的时間愈長。烏龜、蜥蜴、蛇等等可以証明。

(二)从身上割下來的肌肉，如果我們用針刺它一下，它会抽搐。

(三)內臟在死亡以后能維持很長时間的蠕动。

(四)根据柯柏㊀的試驗，僅僅用热水注射，便能使心臟和肌肉恢复活动。

(五)青蛙的心臟从体中摘出以后，特别是曝晒在太陽下，或者，最好是放在一張热的桌子或盤子上，能够繼續跳动一小时以上。跳动似乎一停止就不能恢复了嗎？只要用針刺它一下，这塊

㊀ William Cowper (1666—1709)，著名的英國解剖学家，外科医生。
——譯者

凹下去的肌肉又跳起來了。哈維⊖也用蝦蟆作过同样的实驗。

(六)魏路蘭男爵培根在他的論著“林中林”里談到一个叛國的罪犯，被活活剖腹，心臟摘出來丢在热水里，跳起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低下去，跳得有兩尺高。

(七)取一只尙在蛋壳中的雛雞，把心臟摘出來，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形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現象。只要用我們呼吸的热气就可以使一只在眞空鐘里眼看要死去的动物复活。

我們从波义耳⊜、斯德農⊜等人所得到的那些实驗，在鴿子、狗、兎子等身上也一样能進行；鴿子、狗、兎子等的心臟的碎片，和整个的心臟一样，也能抽搐。我們在被割下的土撥鼠的脚爪上也看到同样的动作。

(八)我們在蠕虫、蚯蚓、蜘蛛、蒼蝇、鱔魚等身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現象；因为热水里含有热力，所以被割下的部分在热水里跳动得更加剧烈。

(九)一个酒醉的兵士一刀砍掉了一只吐綬雞的头。这畜牲起初站着不动，接着大步往前走，并且奔跑起來；它碰到一堵牆，于是轉过身來，拍拍翅膀繼續向前跑，最后才倒下來，躺在地上，全身的肌肉还在顫抖。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在被砍掉头的小貓、狗等身上，也很容易看到类似的現象。

(十)至于說到水螅被切割以后，那就不只是蠕动而已；它被割成多少塊，在八天中又还生成多少水螅。这眞使我为那些博物学

⊖ William Harvey (1578—1657)，英國医生兼生理学家，血液循环的發現者。——譯者

⊜ Boyle (1627—1691)，英國化学家兼医生。——譯者

⊜ Sténon (1631—1687)，瑞典医生，解剖学家。——譯者

家們的繁殖学說感到惱羞，但也毋寧說感到快乐；因为可以說这个發現給了我們一个教訓：即使从一切已知的、最确定的实驗中，也决不要作出任何一般性的結論！

这里举出的事实已經超过需要了，它們足够以無可爭辯的方式証明：有机体的每一条小纖維或每一个部分，都是依据它所固有的一个原則而运动，而这个原則的作用和随意的运动不一样，是并不依靠神經的，因为当这些运动進行的时候，表現这些运动的部分和血液循环并沒有任何联系。由此可見，如果說这种力量是一直表現到一絲絲細小的纖維上，那么，由很多纖維以特殊的方式交織起來的心臟，当然就更应該具有这种性能了。关于这一点，是無需用培根的故事來說服我的。我很容易地就已經断定了这一点，我是根据人的心臟和动物的心臟在構造上完全一样，同时也是根据人的心臟的体積本身；就人的心臟的体積而論，如果不是因为运动在心臟中被阻塞了，以及因为在尸体里一切器官都冷却和衰退了，它的运动我們是很容易看到的。如果我們在剛行刑的、尸体还温热的犯人身上立即進行解剖，我們可以看到心臟有一种和被砍头的人的面部肌肉同样的运动。

这个推动整个身体或切割为碎塊的肢体的始基就是这样的：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產生不規則的运动，而是產生很規則的运动；而且不只在热血的、高等的动物中是这样，在冷血的、低等的动物中也是这样。这就使我們的反对派技窮了，除非他閉着眼睛否認千千万万件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証实的事实。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我們身体的这一种生而具有的力量，存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我說，很明顯地，它是位于古人所謂的柔膜組織里，也就是说，位于除开靜脉、动脉、神經以外的身体各部分的

体質本身里，总之，位于整个身体的組織里面。因此，每一个肢体，都按照它的不同的需要，在它本身里面包括着一些活潑程度不同的机括。

現在我們再來詳細地看看人体机器的这些机括。一切生命的、动物的、自然的和机械的运动，都是这些机括的作用所造成的。突然面臨一个万丈懸崖，不是大吃一驚，身体机械地向后退縮么？像上面所說的，一棒打下來，眼皮不是机械地閉起來么？瞳孔不是机械地在日光下收縮以保护網膜，在黑暗里放大以观看事物么？冬天我們身上的毛孔不是机械地閉起來，使寒气不能侵入內部么？胃臟在受毒物、一定量的雅片、嘔吐剂刺激的时候，不是机械地翻攪起來么？心臟、动脉、肌肉在人入睡的时候，不是和人醒时一样机械地不断伸縮么？肺不是机械地不断操作，就像一架鼓風的机器一样么？膀胱、直腸等等的括約肌，不是机械地發生作用么？心臟不是机械地具有比一切其他肌肉更强大的伸縮力么？在人身上以及在互触腹部的动物身上，甚至在兒童身上，只要陰莖受到刺激，勃起肌不是就机械地使能够勃起的陰莖勃起么？順便提一下，这就証明在这个器官里面一定有一种特殊的、目前还不大認識的机括，它產生一些效果，虽然有解剖学所提供的一切知識，我們还沒有很好地說明这些效果。

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次等的小机括，我不再多講了。但是，此外还有一个更奇妙的、更細致的、推动所有这一切机括的机括；它是我們一切感覚、快乐、情緒、思想的來源；因为正像我們的腿有它的用來走路的肌肉一样，我們的腦子也有它的用來思想的肌肉。我願意談一談希波克拉特把它叫做 ἐνορμῶνΘ 的那个激动的、猛烈的始基。这个始基是存在的，它存在的位置是在腦子里面神經起

源的地方，它通过神經，对身体的其余部分行使着权力。这样，一切可以解釋的現象，直到想像作用的病态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就都可以得到解釋了。

但是为了避免材料过分丰富、过分冗長起見，我們只能限于談談少数几个問題和我們的解釋。

为什么我們看到或是僅僅想起一个美丽的女人，就会引起我們的一些运动和一些特殊的欲望呢？这些运动和欲望發生在我們的某些器官上，它們是由于这些器官的性質本身而來的么？根本不是；这是由这些器官的肌肉和想像作用之間的关联，以及它們兩者之間的那种交互影响而來的。这里是有一个最初的机括，它受到了古人所謂的美色或美人的形象的刺激，立刻又去刺激第二个机括，而后者当想像作用去喚醒它的时候，还完全处在沉睡狀态中：而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血液和各种动物精神处在忙碌和騷动中，以驚人的速度奔騰起來，跑去把海綿体膨脹起來，这种情况怎样会發生呢？

既然母親和兒童之間有着顯明的联系㊁，既然要否認杜尔比奥斯以及很多同样可相信的作者（比他更可信的作者是沒有的）所提出的事实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們相信，正是由于上面同样的道理，所以胎兒能直接感受母体的想像作用的影响，就像一塊柔軟的蠟接受各种形狀的模印一样；所以母親的特点、嗜好等等都能模印在胎兒身上，而这些都是尽管勃隆德尔和他的附和者們怎么說都解釋不清楚的。这样，我們也使馬尔布朗希神父恢复了他的荣譽，很多作者說他輕信，因而尽情地揶揄了他，这些人自己并沒有仔細

㊀ 指作为运动的始基的灵魂。——譯者

㊁ 至少有血管上的联系。是不是就一定沒有神經上的联系呢？

观察过自然，却想使自然迁就他們自己的观念。

讓我們看看这位有名的頗普的肖像吧（他至少是英國人中的伏尔泰），他的精神的种种剛毅有力的征象都清楚地刻画在他的容貌上。他的整个容貌在痙攣；眼睛突出眶外，眉毛随着額角的肌肉高聳着。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神經起源的地方正在工作，当然整个的身体也必然会感受到一种臨盆的緊張。如果沒有一条內部的綫索在牽动着許多外部的綫索，怎么会產生所有这些現象呢？如果假設一个心灵來解釋这些現象，那就等于是說：这是聖灵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在我腦子里思想的那个东西不是这个器官的一部分，因而也不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当我靜靜地躺在床上計划寫一本書，或是思索一个抽象的問題的时候，我的血液会热起來，我的精神的热力会散布到我的血管里去呢？你拿这个問題去問那些富于想像力的人，去問那些詩人，去問那些遇到一个美好的感情便狂喜，遇到一味佳餚、自然界的美丽、眞理、道德等等便激动的人吧！从他們那样的热情中，从他們所告訴你的体驗中，你便可以从結果來推尋原因了；从这一种和諧，从这一种为所有的萊布尼茲主义者所認識不到，但是一个單純的解剖学家、一个鮑瑞里[㊀]却認識得很清楚的和諧，你便会認識到人的物質的統一性了。因为問題是在这里：如果說使人痛苦的神經緊張引起發热，發热能使精神困擾、喪失意志，而反过來精神过度疲劳也能引起身体的不安寧，引起一种耗損性的火气，这种火气使貝尔在这样的早年喪失了

㊀ Giovanni-Alfonso Borelli (1608—1678)，著名的意大利医生兼生理学家；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于生理学的研究，首先試用力学原理解釋人体运动。
——譯者

生命；如果說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能引起我意欲，迫使我强烈地欲求我在前一刹那还完全不在意中的东西，如果腦子里的某些感触反过來又能激起这种要求和这些欲望，那么，試問为什么我們要把明明只是同一的东西說成是兩个呢？如果有人大驚小怪地說这样是抹煞了意志，那是徒然的。意志要發一次号令，就要受一百次制約。在健康的时候，身体眞是馴順極了，因为有一大股血液和动物精神的洪流在控制着它；意志有一个由比閃电还敏捷的各种液体組成的看不見的兵团做它的部下，随时供它驅使。但是正因为它是通过神經行使它的威力的，它也就受到神經的限制和束縛。一个力竭的情人，最好的意志、最热烈的欲望能使他恢复失去的精力么？哎喲！可惜是不能；并且正是这个意志將首先受到責罰，因为在某种情形下，要不要快乐并不是它所能决定的。我在上面所說的那种瘋癱病，在这里又出現了。

黃疸病使你非常驚奇！你不知道物体的顏色决定于我們通过什么顏色的玻璃去看它么？你不知道人的体液是什么顏色，外面的事物也就是什么顏色，至少就我們人这个有千万种幻覚的玩意來說，情形就是这样么？可是你把眼睛里的那种体液的色素去掉，讓胆汁仍旧流过它的天然的篩管，这样心灵就換上新的眼睛，也就不再尽看見黃东西了。我們消除了白翳，便可以使瞎子重得光明，打通了欧氏管，就可以使聾子听見声音，情形不也正是一样的么？在那些曖昧的世紀里，有多少人也許只是一些聪明的江湖医生，却相傳行了許多偉大的奇迹！那美丽的心灵，偉大的意志，只有在身体条件允許它的时候，才能發生作用，并且它的趣味是随着年齡和狂热而变动的！这样，我們难道还用得着奇怪：为什么哲学家們为了保持心灵的健康，总是注意身体的健康，为什么畢泰戈拉要詳細規

定飲食，柏拉圖要嚴禁飲酒？如果我們要教育心灵、要培养它对于眞理和道德的認識，一个有經驗的医生总是提出適合身体健康的飲食，認为这是我們应該服用的一張藥方；在疾病干擾、感官混乱的时候，眞理和道德都無非是空話而已。如果沒有衞生方面的教訓，爱比克戴特、苏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說教就是落空的；对于一个生來飲食無節制的人，全部道德学都是不生效的，飲食有節制是一切美德的根源，就像無節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一样。

是不是还要提出一些理由（可是为什么要無止境地講那些感性影响呢？希波克拉特用 ἐνορμῶν 一个字便全都說清楚了）來証明人只是一个动物，或者說只是許多机括的集合？这些机括互相推动、互相引發，誰也不能說自然究竟是从哪一点上开始这个人体的循环的。因此，如果說这些机括彼此有什么不同，那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絕对沒有性質上的不同。因此心灵只是一种运动的始基，或者腦子的一个物質的、感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們用不着害怕犯錯誤，可以正确地把它視为整个人体机器的一个主要的机括，它对其他一切机括有顯明的影响，并且很可能是最先完成的。因此，正像我在下面講到关于各种胚胎时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其他的一切机括都只是这一个机括的延伸。

我們人这架机器的这种天然的或固有的擺动，是这一架机器的每一根纖維所賦有的，甚至可以說是它的每一絲纖維成分所賦有的，它和鐘表的擺动一样，不能永远作用下去。当它松弛下去的时候，就应当使它重新振作起來；当它衰弱下去的时候，就应当給它增添力量；当它由于用力过度而萎縮下去的时候，就应当松放松放它。眞正的医学也就在于此。

身体不是别的，就是一架鐘表，而它的新的养料就是鐘表匠。

当养料進入血液的时候，自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血液里引起一种热，这在一心只想着煉爐的化学家們看來，該就是一种發酵作用。这种热使动物精神獲得更大的滲透能力，机械地跑去把肌肉和心臟鼓动起來，好像奉了意志的命令似的。

因此，这些就是生命的原因和力量，这些原因和力量就是这样在人生百年之內維持着固体和液体的不斷运动，这个运动对于固体和液体都同样是必要的。但是誰能說固体比液体对于生命更重要，**或是液体比固体对于生命更重要呢**？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沒有后者的帮助，前者也就立刻消失。液体以它的刺激喚起和維持了血管的彈性，而血管的彈性又是液体的循环作用所依靠的。由于这种情形，所以在死亡以后，每一种生物体的那种天然的机括，都按照它享有余生的情形，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有着活动的能力，一直維持到最后才死去。生命体各部分的这种活力誠然能够借血液循环的力量而維持和增益，但是却并不是依靠血液循环的力量，因为在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了，生命体各部分的这种活力，甚至不需要完整的肢体或器官也能存在。

我不是不知道，这种看法很多学者是不喜欢的，特别是施塔尔[1]很瞧不起这种看法。这位大化学家想使我們相信，灵魂是我們一切活动的唯一原因。但这是以宗教狂的身分来说話，而不是以哲学家的身分來說話的。

要摧毁施塔尔的假設，是用不着化費我的前輩們那样大的气力的。我們只要看一看一个演奏提琴的人就行了；多么輕捷！手指多么灵活！他的动作如此迅速，使你几乎看不到有任何間歇和

---

[1] G. E. Stahl(1660—1734)，德國化学家，医生。——譯者

連續。我要向施塔尔主义者們詢問，或者毋寧說向他們挑战，要他們告訴我：心灵怎样可能这样迅速地進行这样多的动作，進行这样多远离心灵而且在这样多不同的地方的动作？这等于假定有一个吹笛的人，他能在無数笛孔上吹奏出很多美妙的曲調，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笛子孔，甚至也不知道怎样去按放他的手指。

讓我們还是同海格㊀一道說：并不是人人都能進哥林特城的。为什么施塔尔不曾以人的身份比以化学家、实行家的身份更得到自然的寵愛呢？他（眞是个幸运的人！）一定是賦有一个和我們都不相同的心灵，一个至高無上的心灵，它不以控制随意肌为滿足，并且能够輕易地控制身体的一切运动，能够随意停止、打消或喚起这些运动！拥有一位这样專制的情妇以某种方式掌握着心臟跳动和血液循环的規律，当然不会有發热，不会有痛苦，不会有倦怠，不会有可耻的不能勃起，也不会有那可惡的勃起不倒的毛病了！心灵怎样想，机括便怎样活动，就緊張或松弛。但是施塔尔的那些机括怎么这样快就一下垮台了呢？拥有这样一个大医生的人，应該是不死的了。

再說，施塔尔也不是唯一反对过有机体的振蕩原則的人。有很多比他更偉大的人物，在解釋心臟的动作、陰莖的勃起等等时，也都沒有应用这个原則。我們只要讀一下波耳哈維的“医科敎程”，便可以知道，这一位偉大的人物因为不承認一切軀体中的一个这样明顯的力量，結果逼得滿头大汗，用尽他的巨大的天才，去制造了那些复雜和誘人的学說。

威理斯和貝罗㊁是兩个天資較低的人，但却是勤勉的自然观

㊀ Phillippe Hecquet (1661—1737)，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長。——譯者

㊁ Claude Perrault(1613—1688)，法國医生兼数学家、建筑师。——譯者

察者，而那一位著名的來頓教授对自然的知識，則是从别人那里得來的，可以說是第二手的。他們兩个人似乎寧願假設一个普遍地散布在整个軀体上的心灵，而不采取我們所說的那个始基。但是按照这个原來屬于魏吉尔和一切伊壁鳩魯派的假設，按照这个在初看之下水螅的生活史似乎对它有利的假設，在已死的动物体上繼續存在的那些它原有的动作，是由于一种心灵的殘余而來的，那些抽搐着的部分已經不受血液和动物精神刺激的时候，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心灵的殘余。从这里我們看到，这兩位的踏实的著作勝过了一切哲学神話的作家，只是和那些曾經賦予物質以思維能力的人一样，犯了同一类型的錯誤，就是說，錯誤在于說話含糊，用了一些晦澀的、毫無意义的名詞。真的，什么叫做心灵的殘余，如果它不就是萊布尼茲主义者所謂的推动的力量？它被这样一个名詞說得含含渾渾，但是貝罗却眞正窺測到了一些眞相。請参看他寫的"論动物的机械作用"一書。

和笛卡尔主义者、施塔尔主义者、馬尔布朗希主义者以及各种不值一提的神学家們的意見相反，現在已經清楚地証明了物質是能自行运动的，不單是有組織的物質，例如一个完整的心臟，是如此的，甚至当这种組織受到破坏时，也是如此；这样，人們的好奇心也許就想知道，一个物体，如何由于在起初賦有了一口气的生命，接着便得到了感覚的能力，而最后由于感覚的能力便得到了思維的能力。天哪，为了徹底解决这个問題，有些哲学家什么气力沒有化过！有什么关于这个問題的廢話我沒有耐心地讀过！

經驗所告訴我們的一切是：在一条或几条纖維里，只要还有运动沒有完全消滅，無論这运动已經是怎样的微小，只要刺它一下，就可以使瀕于消滅的运动重新恢复起來，这一点正是在上面我为

了摧毁那些学說而列举的無数事实中所見到的。由此可見，运动和感覚永远是互相激动的，無論在一个完整的机体里面，或是当它的机構已被破坏以后，都是如此。此外更不必再举出很多植物的例子了，这些植物似乎提供出很多同样的現象，可以說明这种感覚和运动的联系。

再說，有多少杰出的哲学家已經証明，思想原來只是感覚的一种功能，而理性的心灵也只是用來对观念進行思索和推理的感性心灵罢了！这一点由下面一件事就可以得到証明：当感覚熄滅的时候，思想也就熄滅了，例如在癲癇、中風、麻痹等病症中，都是如此。有些人主張在这些昏厥性的疾病里，虽然心灵已經完全記不起它原有的那些观念，但是它仍旧在思想，这顯然是一个可笑的主張。

关于这种發展过程，是只有瘋子才会化費时間去追究它的机械程序的。对于我們，运动的性質和物質的性質一样，都是不知道的。用什么方法可以解釋运动的發生，如果不是又和"心灵史"的作者一样，去复活那个古老的、不可理解的本質的形式的学說！因此我非常自安于不知道物質如何从一个死的、簡單的东西变成一个活的、由許多器官組成的东西，就像我們不能不安于用紅色的玻璃來观看太陽一样；同样，我也完全心安理得地來对待自然界的其他一些不可解的奇迹，來对待怎样从一个在我們以前狹隘的目光看來只是一小撮塵土的生物里產生出思想和感情的問題。

我只要求大家同意一点：有机物質賦有一种运动始基，这个始基是有机物体与無机物体的唯一区別（嘤！人們在最無可爭辯的观察面前还能否認这一点嗎？）；其次，像我已經充分証明过的那样，动物界的一切都取决于物質組織的不同；这就足够可以解釋各

种事物的謎和人类的謎了。我們看到，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物質組織，而人則是其中最完善的。人和猩猩相比，和动物里最聪明的动物相比，就像惠更斯的行星运行仪和尤利安·勒罗阿⊖的一只表相比一样。如果为了刻画天体的运行，比刻画时間、敲打鐘点需要更多的工具、更多的齒輪和更多的机括；如果服闊松⊜为了制造一个吹笛子的人，一定比制造他的鴨子需要更多的技巧，那么，如果他制造一个会說話的人，当然就需要应用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技巧了：这个机器今天不能再認为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一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手里。因此自然也同样需要化費更多的技巧和更多的工具，才造成和維持一架在整整百年之間表現心臟和精神的跳动的机器；因为虽然我們从脉搏上看不出时辰來，但是它至少是測量热力和生命力的压力計，憑着这个热力和生命力，我們就可以判定心灵的性質了。我完全沒有弄錯，人的身体是一架鐘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極其精細、極其巧妙的鐘表，它的計秒的齒輪如果停滯不走了，它的计分的齒輪仍能繼續轉动和走下去；它的計秒和計分的齒輪如果因为腐銹或其他原因受阻不走了，它的計刻的齒輪以及其他种种齒輪，仍能繼續轉动着走下去。因为，某些血管的阻塞并不能破坏或停止人体运动的中樞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心臟里面，就像存在于一架机器的原动部分里一样；因为，反过來，血液的数量减少了，流通的途徑也縮短了，因此愈是心臟由于在血管末端遇到了障碍而增加它的力量，血液就受到新的刺激，愈是以更大的速度在縮短的血管里奔跑起來，豈不正是这样嗎？当

⊖ Julien le Roi，一个著名的鐘表匠。——譯者

⊜ Jacques Vaucanson(1709—1782)，法國著名的活动玩具制造家。——译者

⊜ Promethée，希臘神話中創造人类的神。——譯者

視神經單独受到阻碍因而限制事物映象通过的时候，視覚的丧失豈不是并不妨碍听觉的应用，就像当柔質部分的机能被損坏的时候，听觉的丧失并不包含着視覚的丧失一样嗎？一个人可以听得見，但是不能告诉人（除非在病症过去以后）他听到的东西，而另一个人什么也沒有听到，但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語言神經失却控制，便不由自主地叙說着他腦子里發生的一切夢想，豈不正是这样嗎？这些現象在那些明智的医生們看來是毫不奇怪的。他們知道該从哪里入手去了解人的性質；再順便提一下：在兩位医生中間，依我看來，更好的、更值得我們信任的那一位，总是对于物理或人体的机械作用更熟悉的那一位，总是把心灵以及心灵这个幻想出來的东西使傻子和無知的人發生的一切不安丢在一边，而只是認眞研究純粹的自然作用的那一位。

讓驕傲的沙尔普先生去嘲笑那些主張动物是机器的哲学家吧。我可是和他們的想法不一样！我認为笛卡尔旣然生在一个他原來不該去啓發的时代里，而能够認識到經驗和观察的价値，以及忽視經驗和观察的危險，那他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可敬的人。我完全有理由在这里愼重其事地給这位偉大的人物恢复名譽，替那些渺小的丑角式的哲学家和洛克的那些低劣的模仿者向他賠礼。这些人与其不遜地指着鼻子嘲笑笛卡尔，不如好好地想一想：如果哲学的領域里沒有笛卡尔，那就和科学的領域里沒有牛頓一样，也許还是一片荒原。

的确，这位有名的哲学家有很多的錯誤，誰也不否認这一点。但是無論如何他把动物的性質認識清楚了；他第一个完滿地証明了动物是純粹的机器。在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需要很大的智慧的發現之后，如果不是忘恩負义，还能不原諒他的这一切錯誤！

这些錯誤，在我看來，都由这个偉大的証明而得到补償了。因为虽然他高唱兩种实体，但是顯然可見，这是一种手法，一种狡猾的筆法，目的在于使神学家們把隱藏在一种类比下面的毒藥吞下肚子去，这种类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神学家們才看不見。因为正是它，正是这种鮮明的类比，使一切学者和眞正的法官們不得不承認，这些自大的、虛荣的、与其說以人的称号毋寧說以他們的傲慢著称的生物，任憑他們怎样一心抬高自己，归根結蒂却只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这些生物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本能，教育能使这种本能成为才智。这种本能的位置总在大腦里面，如果大腦有缺陷，例如失去大腦或大腦硬化时，便在延髓里面，但是永远不在小腦里面；因为我曾看到过小腦受到很大的損伤，別人㊀也見过小腦患硬化癌腫，但是心灵的机能仍然不停止。

人是机器，但是他感覚、思想、辨別善惡，就像辨別藍顏色和黃顏色一样，总之，他生而具有智慧和一种敏銳的道德本能，而又是一个动物。这兩件事是幷不矛盾的，至少不比作为一只猢猻或一只鸚鵡而又能够尋欢作乐更矛盾。因为，旣然說到这里也不妨提一下，誰又曾經**先天地**料想到过，交媾时射出來的一滴精液竟能使人感到神聖的快乐，幷且由此產生出一个小小的动物，这个小动物按照一定的法則，到某一天便也能同样享受这些無上的乐趣呢？我認为，思想和有机物質决不是不可調和的，而且看來和电、运动的能力、不可入性、廣袤等等一样，是有机物質的一种特性。

大家还要求举出一些新的观察么？下面我們就有一些观察，

㊀ 哈勒尔在“哲学通报”中所說。

它們都是無可爭辯的，并且它們都証明：正像我們在上面認为需要加以比較的那些方面一样，在起源方面，人和动物也是完全相像的。

我謹向我們的观察家們的良心呼吁。請他們告訴我們是不是人最初只是一个精虫，这个精虫变成了人，就像一条毛虫变成蝴蝶一样。許多偉大的作家㊀已經告訴了我們，应該用什么方法來观察这些極微小的生物。所有好奇的人，如哈祖克尔㊁，都曾在男人的精液里，而不是在女人的精液里，看到了这种生物；对这一点只有蠢人才有过怀疑。我們知道每一滴精液包含着千千万万的精虫，当它們被射向卵巢的时候，只有那最强健、最机灵的一个精虫才有能力進入卵巢并移植到女人所產生的卵子里，卵子也供給了它最初的养料。这个卵子有时候我們可以在喇叭管里看到，它沿着这輸卵的喇叭管進入子宮，在那里生下根，就像一顆麥子在地里生下根一样。这个卵子虽然在子宮里經过九个月的生長，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但是除了它的皮（所謂羊膜）永远不会硬化并且能够無限制地延伸以外，它和其他雌性动物的卵是沒有任何区别的，这一点如果我們把一个尙在母体中正要出生的胎兒（我有幸在一个臨產前死去的女人身上看到过）和其他在种类上和他很相似的小胚胎加以比較，就很容易看出來的；因为那时候我們会看到，这無非是蛋壳里的卵和卵里的动物；这个动物覚得它的活动受了限制，便本能地想要出生；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用头來攻破那一層膜，它就从那里出來了，就像小雞、小鳥等等破壳而出一样。我再补充一个观察，那是我在别处从未見过的，就是那羊膜任憑怎样伸

㊀ 如波耳哈維在"医科教程"中所說，以及很多別的作家所說。

㊁ Hartsoeker (1656—1725)，荷蘭医生。——譯者

展，却不因此而变得更薄；在这一点上它和子宫很相像，子宫壁能够因为养料的滲透而膨脹起來，但和它的一切血管的充血和伸展幷沒有关系。

我們來看一看人在他的壳里和壳外的情形；讓我們用一架显微鏡來观察一下最初期的胚胎，四天的、六天的、八天的或十五天的；十五天以上的胚胎肉眼便能看見了。我們看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头：一个很小的、圓圓的卵，上面有兩个很小的黑点，那就表示是眼睛。在这时候以前，一切就更不成形狀了，我們只看見一塊髓質的东西，那就是脑髓；在脑髓里首先形成了神經的原点，或者感觉的始基，同时也形成了心臟，心臟在这时候已經具有自身的跳动的能力了，这就是馬尔丕基所谓的跳动点，它的跳动能力有一部分也許已經是由于神经的影响了。这以后，一点一点地，我們看到头腦漸漸伸展出來成为脖子，脖子又擴大，于是便形成了胸腔，这时候心臟已經下降，在胸腔里固定下來。这以后又產生了下腹部，有一層膜（横隔膜）把它隔开來。这样不断擴展，在一端就產生了胳臂、手、手指、指甲、毛髮；另一端就是大腿、小腿、脚等等；大家知道的，手脚的不同只是在于位置，一方面成为身体的支撑部分，另一方面成为身体的平衡部分。这是一种顯著的植物性的生長。在这里，是一些头髮复盖着头顱，在那里，是一些草兒和花兒。总之，处处都顯示出自然的華美。而最后，在我們心灵所在的地方也同样安置着那些植物的芬芳精髓，这是我們人体的另一个精華。

这也就是大家开始覚察到的自然界的齐一性，以及动物界与植物界、人与植物的相似的情形。是不是也许甚至于还可能存在着一些动物性的植物，亦即一些具有植物性的生长，而又和水螅一样互相厮打，或者发出另外一些动物性的机能的植物呢？

这就差不多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生殖作用的一切了。有人认为，像有些伟大的作家們所叙述的那样，有一些互相吸引的部分，这些部分之所以造成，是为了互相結合和占据某个地位，它們根据双方的性质互相结合起來，便造成了眼睛、心臟、胃以至于整个的身体；这种情形也是可能的。但是因为在这些微妙的問題上实验不能帮助我們，因此我不去做什么假設，而只是把我的感官所不能觉察的东西当成一个不可測的秘密。男女交媾的时候双方精液相遇，这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毋寧相信在生殖作用上女方的精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没有这样一种很方便的男女双方的作用，又怎样去解釋某些现象呢，例如这个作用便很方便地解釋了子女和父母相似的問題，有时候像父親，有时候又像母親。可是另一方面，僅僅为了一个解釋上的困难，难道便应当抹煞一个事实么？在我看來，無論在一个睡着的女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最狂蕩的女人身上，都是男人做了全部的工作。这样說來，那些部分似乎应該是在男人的精子或者精虫里早就安排好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大地超过了最敏锐的观察者的能力之外的。因为他們什么都捉摸不到，因此他们也就像一只鼹鼠不能判明麋鹿所能奔跑的道路那样，不能判明人体的形成和發展的机械作用了。

在自然的范圍內，我們也就是一些眞正的鼹鼠；我們在自然里，也只是走了鼹鼠的一段行程。只是因为我們的傲慢和不遜，所以才給本來無限的东西加上了很多限制。在这种情形下我們就像一只鐘表（有一位寓言家在一篇游戲文章里把它描寫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它說，"怎么！是这个蠢鐘表匠把我造出來的嗎？我，我能划分时间，我能丝毫不错地刻画太陽的行程！我能高声吆喝

我所指出的鐘点！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情形就和它一样。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居然瞧不起这个一切領域（像化学家們所說的一样）的共同母親了！我們想像出，或者毋寧說假設出一个更高的原因，高于我們从而得到一切的那个原因，高于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眞正地創造了一切的那个原因。不，物質并沒有什么不体面；只是在那些愚蠢的、在物質的最輝煌的業績里仍旧看不見物質的人眼里，物質才是不体面的；并且自然也决不是一个蠢笨的匠人。一个鐘表匠要化很大的力气才能制造一架最复雜的鐘表，但是自然却非常勝任愉快地創造了億万个人。它的能力既顯現在最低微的小虫的產生上，也同样顯現在最了不起的人的產生上；动物界并不比植物界需要自然化更大的力量，一个最美好的天才也不比一束麥穗需要自然化更大的力量。因此我們就憑我們所見到的來推知我們好奇的眼睛和我們的学問所看不見的东西吧，而不要越过这个界限以外去作什么想像。我們來观察猴子、水獺和象等等的动作吧。如果說这些动作沒有心智是顯然不可能產生的，那么为什么不肯承認这些动物也有心智呢？可是如果同意它們也有一个心灵，宗教热狂者們，你們就完蛋了！你們說你們絲毫不肯定这个心灵的性質，同时又剝夺了它的不朽性，但是这是徒然的；誰看不出來这只是一錢不值的廢話呢！誰看不出來，管它是不朽的还是有死的，反正它和我們的心灵是一样的，反正它的命运和我們的心灵一样！这眞是叫作想避开卡呂布德岩石，却碰上斯居拉岩石[⊖]了。

把你的偏見的鎖鏈打碎，把經驗的火炬高高举起，你就会給自然以应有的荣譽，而不会从自然給你的無知中得出菲薄自然的結

⊖ Charybdc 和 Scylla 是麦西拿海峽中对峙的两个石壁。——译者

论了。睁开你的眼睛，丢掉那些你不可能了解的东西，你就会看到，这个聪明和見識不出他的田畝范圍以外的農夫，本質上和最偉大的天才并沒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們解剖笛卡尔或牛顿的腦子，这一点便可以得到証明；你將会懂得，白痴、傻子只是一些具有人形的畜牲，而充滿智慧的猴子却是一个具有不同外貌的小小的人兒；最后，既然一切都絕对地是由組織的不同所决定的，所以一个構造得十分完善的动物，如果我們教給它天文学，它就会預測日月蝕，如果它肯对希波克拉特学派和臨床治病化費一点时間的才能和精力，它也就会預期病愈或死亡了。就是憑着这一系列的观察和眞理，我們才終于把思維这个可貴的特質联系到物質上去，虽然我們并不能够看見这些联系，因为对具有这个屬性的主体的本質我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我們不要說整个机器或整个动物在死亡以后是完全消滅，或是换上另一形式，因为关于这个我們絕对地一無所知。但是肯定一架不死的机器是一个幻想出來的东西，或是一个理性上的东西，这样的推断和一条毛虫的推断是差不多同样荒謬的；毛虫看到它的同类的蛻化，痛楚地悲悼它的种类的命运，認为它消滅了。这些毛虫的心灵（因为每一个动物都有它的心灵）不能够了解自然的無窮变化。从來就不曾有过一条最聪明的毛虫会想像到它一朝会变成蝴蝶。我們的情形也是一样。我們連自己的來源都不知道，又怎能知道我們的命运呢？讓我們安于这个不可克服的無知吧，它是我們的幸福所依托的条件。

一个人如果这样思想，就是一个明智、正直、安于他的命运并因此快乐的人。他接近死亡的时候，既不怕死，也不求死。他热爱生命，不了解在这个充滿快乐的世界上憎惡怎样能腐蝕一个人的

心；由于从自然得到感情和恩澤，他充满着对于自然的尊敬，充滿着感激、爱戴和热情，他乐于親近自然，喜爱宇宙万事万物的美丽，决不会損毁自己或别人心里的自然的感情。还不止如此，他充滿着人道的爱，热爱人的品格，以至他的仇敌身上所表現的品格。試想他怎样和人相处吧！他憐憫惡人，而并不恨他們；在他看來，这只是一些在構造上有錯誤的人。但是他一方面原宥精神和肉体構造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贊美精神和肉体的优美和德性。在他看來，一个受自然寵爱的人，比一个受自然的后母似的虐待的人更值得我們尊敬。正是这样，所以我們看到，自然稟賦这种一切后天品質的來源，無論在唯物論者的內心或口头上都得到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其他一切人都是不公正地加以拒絕的。最后，一个徹底的唯物論者，尽管他的內心的虛荣也許会說：他只是一架机器，或只是一只动物，但是他却决不会殘酷地对待他的同类，他非常明了这样的行为的性質，它的不人道性是和上面叙說的与动物的相似永远成正比例的；用一句話來說，他是憑着整个动物界所共有的自然法則，不願意对任何人做一件己所不欲的事情的。

因此，讓我們勇敢地作出結論：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在这里，这个結論决不是一个由于需要或假想而提出來的假設；它决不是偏見的產物，甚至也不僅僅是我們的理性的產物。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感官高举着火炬，照亮了理性的路，并指示我跟着它前進的話，对于理性这样一个我認为不是很可靠的向導，我也許会瞧不起的。因此經驗在我面前为理性講了話；就是这样，我把經驗和理性結合在一起了。

但是，大家应該已經看到：我所引用的那些推理，即便是最嚴

格、最直接的推理，也没有一个不是經过大量的物理观察才提出來的，这些观察是沒有一个科学家会不同意的；因此也只有这些科学家們，我才承認有資格判断我从观察中所得出的那些結論，一切胸怀偏见的人是沒有这个資格的，他們既不是解剖学家，也不懂得这里所討論的唯一的哲学：人体的哲学。神学、形而上学、經院哲学这些脆弱的蘆葦，怎样能对抗这样一棵牢固、坚实的橡樹呢？这些玩具似的武器就像我們客廳里挂的刀劍一样，用來斗劍娛乐是可以的，但是絲毫不能損伤敌人。用不着說，我指的就是那些空洞、煩瑣的观念，那些千篇一律的可憐的理論，硬說有兩个不断地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实体絕对不相容地对立着；只要偏見或迷信还在地面上留着影子，这样的濫調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我的体系，或者毋寧說这就是眞理，如果我沒有太錯的話。它是簡捷的。現在誰願意辯論就請起來辯論吧！